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孝經義疏補

阮福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孝經義疏補

阮福撰

國學基本叢書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七百種

孝經義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阮 福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五二七八

密

(本書校對者華國章)

孝經義疏補序

孝經者。孔子教五等之孝。維持家國天下者也。家大人言。孔子作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於已事之後。孔子傳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此卽發明孔子所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微言大義也。福早受庭訓。讀家大人所著曾子十篇注釋。與孝經相爲表裏。家大人教福曰。汝試撰孝經義疏補一書。福謹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發明孝經。可以見孔曾授受大義者。悉分補於各章各句之下。今孝經注爲唐明皇所刪之鄭注。而鄭注半存其中。爰定鄭注爲鄭小同。唐以前書。凡可見鄭氏舊注者。今皆補之。陸氏音義。尙可見鄭注舊字舊義。但又多爲唐疏宋校時所刪。今全據經典釋文。孝經音義載入。以存鄭氏舊觀。且疏證之。古籍可發明孝經者。自魏文侯孝經傳以下。多引證之。偶下己意。不敢自是。皆就訓於家大人。而後著之。家大人謂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於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禮功宗。福又備引各經。推明此義。謂洛誥之文祖。卽孝經之明堂。以著之。此本以正德板本爲主。所有脫誤之字。據孝經注疏校勘記。於注疏音義各章句下補之。滇池節院園居多暇。道光九年。撰集旣成。遂寫定爲九卷。又卷首序目一卷。共十卷。揚州阮福謹序。

孝經義疏補

孝經注疏

目錄

卷首

孝經注解傳述人

孝經注疏序

孝經序

卷一

開宗明義章

天子章

卷二

諸侯章

卿大夫章

十章

卷三

庶人章

三才章

卷四

孝治章

卷五

聖治章

卷六

紀孝行章

五刑章

廣要道章

卷七

廣至德章

廣揚名章

諫諍章

卷八

感應章

事君章

卷九

喪親章

孝經義疏補卷首

清 揚州阮 福撰

孝經注解傳述人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錄

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爲秦禁臧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

家。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於孔氏壁中【補】

陸氏所謂古文出於孔氏壁中者。本於漢書藝文志。藝文志曰。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

孝經。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尙書獻之。福案安國未獻孝經。至孝昭帝時始爲魯國三老所獻。何以明之。漢許沖爲其父愼上說文表。云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等語。據此。是漢許沖受之於其父愼。愼又傳之自衛宏。此是最真之古文孝經。非劉知幾所主之古文孔傳。惜今失其傳矣。

別有闈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孔安

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爲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補】

四庫書目提要孝經類云。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元注。其說傳自荀

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注。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有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闈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

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戎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闈門一章。卒啓元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貞削闈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闈門一章。遂啓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闈門章二十四字。絕與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況知幾與貞兩議並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閱三年。乃有御注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注既行。孔鄭兩家遂併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爲大罪。又不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憤憤然歸罪於貞。不知以注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貞。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竝未因貞一議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注始。元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衆說喧嘩。皆揣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論不議可矣。福案唐會典。令行孔鄭詔曰。朕以全經道喪。大義久乖。淳感之性。浸微流遁之源。未息。是用旁求廢簡。遠及闕文。欲使發揮異說。同歸善道。永惟一致之用。以開百行之端。聞者諸儒所傳。頗乖通義。敦孔學者。冀鄭門之息滅。尙今文者。指古傳爲誣僞。豈朝廷並列書府。以廣儒術之心乎。況孔鄭大宗。固多殊趣。諸生會議。曾無所申。而推求小疵。其細已甚。聚訟之說。人無則焉。其何鄭二家。可令仍舊行用。王孔所注。傳習者稀。宜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

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

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

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

章本孔安國馬融鄭衆鄭元王肅蘇林

字孝友。陳留人。魏散騎常侍。

何宴

字平叔。南陽人。魏吏部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

劉邵

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一云劉熙。

韋昭

字宏嗣。吳

郡人。吳侍中。領左國史。高陵亭侯。爲晉諱。改爲囑。

徐整謝萬孫氏

不詳何人。

楊泓

天水人。東晉給事中。

袁宏

字彥伯。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

虞槃

字宏猷。高平人。東晉處士。

庾氏

不詳何人。

殷仲

文、陳郡人東晉車允、字武子南平人、荀昶、字茂祖、穎川人、宋中書郎、孔光、字文泰、東莞人、何承天、東海人、宋廷尉卿、釋慧琳、秦郡人、宋世沙門、王元載、字彥運、下

大、明僧紹、右並注孝經、皇侃撰義疏、先儒無為音者【補】此是陸德明經典釋文、卷首敘錄注解傳述人、傳孝經之學、孝經之有音義者、自唐陸德明始、福案聖人以孝

名經、以經傳孝者何也、說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又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此漢人所見孝經古說也、孝字首見於諸經者、莫古於虞書、克諧以孝、此字造於黃帝時、而堯舜更重之、堯之傳舜、首以孝重、此真堯舜相

傳之道、實有憑據、非空言傳道也、又案經字說文云、經織從絲也、漢書五行志、及司馬遷傳注、皆云、經常法也、大戴禮曰、南北曰經、是聖人以孝固如織之有從絲曰經、亦謂天下古今當奉之為常法、循之為大道、故曰經、至於以經為書之名、日實自孝經始、此名目又自本

經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之經字出矣、古書易、書、詩、禮、春秋、當孔子時、並無五經之名、惟此書言孝道、則肇名曰經、是孔子自名之也、然則後世各書名經者、皆以此為始、道釋二氏之名經、皆襲自儒經也、史記老子傳、但云、適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義、意五千餘言、亦未名

經、然經亦可稱傳、古人引書一切、皆可稱曰傳、如孟子梁惠王、兩見於傳、有之、是以漢書翟方進傳、成帝册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據此是稱孝經為傳、又云、方進上疏乞骸骨、上報曰、傳不云乎、朝過夕改、是又稱論語為傳矣、以此可證、經亦稱傳之義也、非孝

經古不稱經也、孝經早行於周秦之間、故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并引孝經經文、孝悌之至三十字、續漢書祭祀志注、亦引魏文侯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呂氏春秋先識覽、引諸侯章、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三十八字、不但此也、禮記經解、即引孔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八字、是孝經文也、迄秦火後、復出於顏芝之手、顏貞、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諸儒遞傳、鑿然可據、且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義、文侯為孝經傳、此乃孝經百家傳注義疏之祖、陸德明歷陳兩漢傳述之人、而未及子夏魏文侯、是為遺漏、宋時汪

應辰、胡宏、並呂覽明堂論、亦未寓目、而疑孝經有偽、何其妄也、陸氏釋文、所釋者、乃鄭注今文、故首出鄭氏二大字、注云、相承解為鄭元福案、孝經相傳為鄭元注、陸澄辨、以為非、有十二驗言之甚詳、其非康成所注無疑、然既曰鄭氏、則必有其人、決非空署姓氏、今考宋王

應麟困學紀聞。玉海始引國史志。謂注孝經之鄭氏。爲鄭小同。唐劉肅大唐新語。始謂序鄭注者。爲康成裔孫。此三書確有可據。福案後漢書鄭元傳云。會黃巾寇奇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去廩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燕豫之域。遂博稽六藝。麤覽傳記。時親祕書。緯說之奧。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合便傳家。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所好。羣書悉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傳又云。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其年六月卒。年七十。據此。康成家舊貧。而幼去廩役之吏。自遊學始爲通儒。其先世固無講學者。卽子益。恩亦但傳以家事。不聞傳學。且羣書不得寫定。傳與其人。其人是指他人。更非益。恩可知。傳又云。孔融在北海。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據此。康成或益。恩書。在七十歲時。康成卒年七十四。爲建安五年庚辰。小同爲遺腹子。名爲康成所命。是益。恩卒在康成之前。其未傳學。更顯矣。范書傳雖云。凡元所注。內有孝經。然謝承書。載元所注。不言孝經也。三國魏志。高貴鄉公傳。稱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以爲五更。又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爲郎中。小同年逾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其親。據此。是小同非但通經。且以孝聞。以此諸證推之。注孝經之鄭氏。當是小同無疑。小同注。今沒入唐注中。但其序文。尙有廿八字。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內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著孝經。劉肅斷之曰。蓋康成裔孫所作也。福案此裔孫之言。實爲可據。然所謂僕者。自謂也。先人者。指小同也。若以爲指康成。則陸澄十二驗。已明非康成。若云益。恩則益。恩無經。衡然則非小同而誰。所謂避難者。當是不同之子孫。避難在魏晉之間。劉肅惑於十道志。以此序避難南城山。卽康成避難徐州。則猶以注孝經者。爲康成矣。三國志高貴鄉公傳。正元二年。小同爲侍中。計爲侍中時。年已五十餘。其年逾三十。學綜六經。則注孝經。當在三十前後也。又玉海引鄭氏孝經序。二十五字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計陸氏音義。皆是鄭注音義。內所出鄭氏注文五百八十六字。見於今唐明皇注內。爲元行沖。邢昺所留者六十三字。不見於今唐注內者五百二十一字。可見唐注刪鄭注者甚多。今鄭注被刪者不可見。而尙有五百二十一字。見於陸氏音義之中。片言隻字。皆是漢人所遺。亟可寶貴。福今全依經典釋文本。補錄於音義之中。以見尙有典型。惟陸氏出字。大半皆是窮截。而出則有成句。可見義理者。如三才章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若文

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之。師尹若冢宰之屬也。尚可窺見一斑。其餘未敢牽綬衍助。以成文理。學者惟當就其可推測者。推測之。則猶得見鄭氏之古義。至於鄭注之見引於各經正義及太平御覽文選注等書內。而非明皇之注。曾經臧氏鄭注輯解所錄。今亦備加采引。附於各章各句之下。以存鄭氏注之遺。至於唐注中。除釋文因鄭注已出之字之外。無多應出。應加音義之字。可見唐注務窮舊注之繁。在唐亦無多新義也。又孫氏志祖云。歸安丁氏杰。嘗語予以孝經鄭注。據公羊昭十五年疏。當是鄭傳。非康成。并非小同。志祖案。孝經注果屬鄭傳。不應劉知幾。司馬貞輩。皆懵然不辨。蓋自有鄭傳注孝經。觀徐彥疏云。與鄭傳同。與康成異。則傳與康成爲二家明矣。惜隋書經籍志。陸德明釋文。俱不載傳名氏。梁氏玉繩云。鄭傳爲魏侍中。有答魏武帝金輅之問。見續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傳篤學大儒。爲武德侯叡傳。叡卽魏明帝也。則傳是魏人。福案。此又一鄭注。至於丁氏謂非小同。則未深考也。

孝經注疏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相爲表裏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元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元。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

御札勒於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補】

秀水朱氏尊經義考云。按孫奭序。或作成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福案孫奭與邢昺同時。並同校孝經。見邢昺本傳。唐會要。載開元十年六

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詔云。化人成俗。率歸於德本。移忠敦敬。實在於孝經。朕思暢微言。以理天下。先爲注釋。尋亦頒行。猶恐至蹟難明。羣疑未盡。近更探討。因而筆削。兼爲敘述。以究源流。將發明於大順。庶開悟於來學。宜付所司。頒行中外。又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麤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據此。是孝經注與疏。皆經再修。注在天寶二年。重修疏在五載。重修也。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十月。詔天下家藏孝經。是在重注之後。一年。重疏之前。二年。至於石臺孝經碑。李齊古表。題天寶四載九月。是在重疏寫頒之前。一年也。今碑在西安府學墨洞內。石高九尺。連蓋連臺。共高一丈五尺。四面面廣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分上下二截。上截是李齊古表文。小字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爲太子亨篆書。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元宗注。而趙明誠金石錄。載明皇注孝經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王氏利金石萃編。石臺孝經案云。此碑爲四面環刻。葺本每面爲一卷也。至於所稱制旨。及本經庶人聖治兩章疏。引制旨曰云云。王氏案云。書錄解題。明皇孝經注。唐志作孝經制旨。考新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元宗二字。下又載元行沖御注孝經疏二卷。然則注與制旨。各自爲書。猶隋書經籍志。既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也。邢昺疏。於庶人章。引制旨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云云。聖治章。引制旨曰。夫人。論正性。在家幼之中。云云。其語甚詳。陳直齋未見制旨。則宋時其書已佚。然邢氏之疏。大半藍本元疏。此二條。必因行沖之舊。行沖撰疏時。旁引制旨。以申御注。尤非一書之證。經義考及關中金石記。並沿直齋之誤。

孝經注疏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注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尙以辭高旨遠後學難

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補】

邢昺署銜
下言奉勅

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言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沖疏而雜以己意名爲講義並非撰元疏爲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書元行沖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又云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數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元行沖傳是明言奉詔爲疏邢昺傳是明言奉詔校定又言據傳疏數引據此更可見邢實爲校定并未爲疏今本元疏邢校合而爲一原難分割但御製序前列唐明皇撰宋邢昺校卷一至卷九經文前列唐明皇御注陸德明音義宋邢昺校是經內陰文注字是屬明皇陰文音義二字是屬陸德明陰文疏字自是屬元行沖而行沖未列名若屬邢昺則列名又是校字非疏字檢論語爾雅每卷前邢昺列名皆直寫疏字此獨言校者更可見矣然此疏字究無著處幅今擅將陸德明音義下宋邢昺校上補增元行沖疏四字以正唐儒之名德明爲隋末唐初人是音義在明皇注前行沖爲明皇時人故補列名當次於德明之後至於元行沖亦必以皇侃爲本固無從分別且隋書經籍志爲孝經義疏者有梁武帝十八卷簡文帝五卷蕭子顯一卷又趙景詒徐孝克何約之王元規何妥亦皆有義疏今雖皆亡然據此則又

孝經義疏補 卷首

一〇

可知作義疏者。非皇侃一人也。唐書陸元朗傳。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封吳縣男。卒。元行沖傳。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宋史邢昺傳。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

孝經序

唐明皇撰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御製序并注【疏】

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漢初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卒。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開門一

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謚法。至順曰孝。總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曰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爲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孝爲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爲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經。孝爲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荅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釋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輯前史。而脩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脩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爲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外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仲威儀禮節之餘。盛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際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若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荅。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問也。且辭義血脈。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章廣而成之。非一問一荅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荅之事。首章言

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透結首章。答曾子也。舉此爲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爲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明之。且首起曾參侍坐。與之言。二者是問也。一者歎之也。蓋假言乘閒曾子坐也。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爲理之功。說之以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慙慙在悅色。不可頓說犯顏。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爭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鷃笑鵬。罔兩問影。屈原之漁父鼓枻。大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楊雄之翰林子墨。寧非師祖製作。以爲楷模者乎。若依鄭注。質居講堂。則廣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人侮衆。獨於參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偏告諸生。又有對者。當參不讓。儻衆而獨答乎。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豈打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爲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爲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惟鄭元之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一。獨假曾子爲言。以參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慈。然則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萬行俱備。稱爲人聖。則凡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三惡。舜稱大孝。龍逢比干。忠名獨彰。君不明也。孝已伯奇。孝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運樸。躬行匹夫之孝也。審考經言。詳稽炫釋。實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爲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爲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爲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四年。十六年前。案鈞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鈞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御者。案大戴禮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家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軌。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

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然則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御剛馬也家語亦有此文是以秦漢以來以御爲至尊之稱又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至於器物製作亦皆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製者裁翦述作之謂也故左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取此美名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謂之製以此序唐元宗所撰故云御製也元宗唐第六帝也諱隆基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卽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登遐諡曰明孝皇帝廟號元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序者按詩頌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又釋詁云敘緒也是序與敘音義同郭璞云又爲端緒然則此言序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者并兼也注者也解釋經指義理著明也言非但製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齊梁已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元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至魏齊則立學官著在律令蓋由虜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經非鄭元所注其驗有十二焉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尙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元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尙書周易都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頌難禮駁許慎異義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其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管中經簿周易尙書尙書中候尙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元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元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尙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於詩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元之所注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

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敍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爲鄭元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唯范氏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鄭晉朝賢論辯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確。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閒劉炫。乃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雖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故開元七年。勅議之際。劉子元等議。以爲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煥發。校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本省除繁惑。定此爲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元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疑焉。唯荀昶。范蔚宗。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元。而義旨敷暢。將爲得所。雖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旨。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有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由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又注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膚。朝暮從事。露髮跣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綴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武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詔鄭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蘇

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奏議排子元令諸儒對定司馬貞與學生鄧常等十人盡非子元卒從諸儒之說至十年上自注孝經頌於天下卒以十八章爲定

【補】

編案家大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孝經以正德板本爲主今悉引記文校諸本以歸

於一是亦邢氏校元氏之意且恐不察者習見彼本反以此本不誤者爲誤也博士江翁博作博今據毛本改少府后蒼蒼誤倉今據毛本及漢書儒林傳改唯孔民璧中壁誤璧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桓譚新論桓誤相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校勘記案作相避宋欽宗諱此翻宋十行之證譚當作譚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校勘記案宋本古文孝經後記數云經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日本信陽太宰純所校僞古文孝經孔傳後記數云通計經一千八百六十一字周書謚法謚毛本作諡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今本說文謚行之迹也从兮字皿闕徐鍇曰兮聲也謚笑兒从言益聲玉篇於謚下增一諡字云同上餘並同今說文余向以累行之字皆从兮从皿又證以玉篇以爲真說文之舊矣段氏玉裁云五經文字謚諡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證並不从兮从皿卽字林以諡代謚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此出近世所改从兮从皿實無義校勘記云余以其言爲然從之案毛本作謚法非也下仿此至順曰孝浦氏鐘云謚法解無此文總而言之總作摠閩本作摠監本毛本作總校勘記案作總轉寫之異當作總顧野王玉篇張參五經文字省作總唐元度九經字樣摠字下云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李文仲字鑑云依作摠摠非是而孝爲事親常行孝爲二字倒置今據正誤改存世不滅減誤減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夫子隨而答參隨誤隨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答誤答閩本監本作答校勘記案作答非也五經文字答答字下云上說文下石經此答本小豆之一名對答之答本作畚經典及人間行此答已久故不可改變下仿此夫子刊輯前史輯誤緝今據毛本改而脩春秋脩作脩監本作脩校勘記案經典多作脩下仿此按鉤命決云決誤決校勘記案玉篇云決俗決字張參亦云作決訛下仿此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本誤本今據毛本改下仿此名教將絕絕誤絕今據毛本改下仿此以爲對揚之體體誤躅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案玉篇云躅俗體字非待問也問字脫今據正誤增皆遺結首章答曾子也首章誤道本今據正誤改必其主爲曾子言主誤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首章答曾子已了了誤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何由不待曾子問由作由案避明熹宗諱今改正下仿此更自述而明之明誤修今據正誤改且首起曾參

侍坐與之言。首誤三言誤別。今據正誤改。蓋假言乘閒曾子坐也。蓋誤故。今據正誤改。說之以終正。誤以作已。案已以古多通用。故須更借曾子言。更誤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楊雄之翰林子墨。校勘記云。案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尙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後漢書楊雄本傳云。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又云。楊在河汾之間。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楊今河東楊縣。卽楊侯國。監本毛本作揚。皆非也。經教發抒。扞誤極。今據正誤改。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日誤。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然入室之徒不一。一字脫。今據校勘記案語補。孝已伯奇。孝名偏著。已誤以。今據監本毛本改。孝名誤之名。今據正誤改。毋不慈也。毋誤毋。今據毛本改。德法者衛民之本也。御或作銜。據大戴禮改。太史內史誤倒。今據大戴禮改正。此御政之體也。閩本監本毛本。體皆作禮。獨此本作體。與大戴禮合。妃妾接於寢。寢誤寢。今據監本改。諱隆基。基誤著。今據唐書改。年七十八。登遐。八誤入。今據唐書改。敘緒也。敘作叙。今據閩本毛本改。下仿此。言非但製序但誤。且。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案今俗所傳孝經傳誤。行。今據文苑英華改。而魏晉之朝。魏晉二字誤倒。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正。齊梁已來。誤晉末已來。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請不藏於祕省。祕誤被。今據監本毛本改。著在律令。在誤作。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注禮二字本無。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鄭元卒後。元誤君。今據唐會要改。書傳誤大傳。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駁許慎異義。駁字本無。義誤議。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增。改分授門徒。授證燈。閩本監本毛本誤證。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各述師言。師誤所。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更相問答。相誤爲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唯誤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詩書二字本無。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增。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先生二字本作一元字。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具稱其所注箋駁論稱誤載。其誤諸駁誤驗。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晉中經簿。簿誤薄。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周易尙書。尙書二字未並重。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增。中誤守。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春秋緯。春誤者。則有評論有誤者。今據校勘記改。宋均於詩緯序云。均下於字脫。緯誤諸。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增。改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北誤比。今據校勘記改。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元誤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唯有評論。唯誤佳。非元之所著。特明之字脫。今據文苑英華補著誤注。今據唐會要改。特誤時。今據監本毛本及文苑英華改。而云無聞。聞誤問。其驗七也。也誤世。汎辭耳。汎

誤況。今據校記改。其爲鄭元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爲鄭元傳者。載其七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唯范氏書有孝經。此七字爲文苑英華唐會要並無。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之奏云三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而都不言鄭。邵字脫。今據文苑英華補。發揚鄭短。發揚誤好發。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而肅無言。校勘記案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雖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上也。孝經注云。社后上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然則王肅未嘗無言也。論辯時事。論辯二字誤倒。今據文苑英華改。正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引之二字脫。注下多者字。今據文苑英華增刪。凡此證驗。凡誤以。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乘彼謬說。彼誤後。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夫字脫。疎誤謬。今據文苑英華增改。語甚詳正。甚誤其。今據王誤改。不復流行。復誤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祕書學士王孝逸。上誤生。今據唐會要改。孝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增。送與著作郎王邵。邵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本。本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定此爲一十八章。此誤比爲字脫。今據文苑英華改補。具載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具載下。脫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十六字。今據文苑英華補。而其序云之云字。又爲文苑英華所無。今復據唐會要補。元出孔壁。元誤無。今據唐會要文苑英華改。有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有字誤尙末二字。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刪改。妄作此傳。此傳誤傳學。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具禮矣乎。乎字脫。今據唐會要文苑英華補。然故者連上之辭。連上誤。連下。闕本監本毛本作逮下。亦誤。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是古文既亡。文誤人亡。誤沒。今據唐會要文苑英華改。以應二十二章之數。章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非但經文不真。文誤久。今據監本毛本改。又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時誤道。因誤分。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脫衣就功。衣就誤之。應。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露髮跣足。跣誤塗。今據文苑英華改。欲取近儒說。殘經缺傳。說下四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望請准式。誤請准令式。今據唐會要改。福又案。藝文類聚。引鉤命決。尙有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二句。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疏】

朕聞至德之本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末。凡有五段。名義當段。自解其指。於此不復繁文。今此初段。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爲德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卑皆稱之。故帝舜命禹曰。朕志先定。禹

曰朕德罔克。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由古人質。故君臣共稱。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聞者目之不親。耳之所傳曰聞。上古者。經典所說不同。案禮運鄭元注云。中古未有釜甑。則謂神農為中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當五帝以上也。云其風朴略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言上古之君。貴尚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樸疏略也。

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疏】

正義曰。因猶親也。資猶取

也。言上古之人。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孝。雖已萌兆。而取其恭敬之禮節。猶尚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友睦姻。任恤。注云。姻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詩大雅皇矣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其所出之文也。故引以為序云。【補】姻親於外親。姻誤。因今據周禮改。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疏】正義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逮下之辭也。仁者兼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既有謂三王時也。案曲禮云。太上貴德。鄭注云。太上皇帝之

世。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鄭注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道德當三皇五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時可知也。慈愛之心曰親。聲美之稱曰譽。謂三王之世。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親譽之道。日益著見。故曰親譽益著也。

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疏】

正義曰。聖人謂以孝治天下之明王也。孝為百行之本。至道之極。故經文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疏】正義曰。引下經文以證義也。

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疏】

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兒

能。梯以之事長。則為順。事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為忠。然後立身揚名。傳於後世也。昭彰皆明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

正義曰。此鈞命決文也。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也。

【補】 家大人云。凡緯書內。淳粹之言。典禮之舊。大半皆周秦間。各經古文傳說之遺。而改以入緯。編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安知非子夏。魏文侯。古傳說。及衛宏口傳古說所遺也。然則緯文之淳駁。當分別觀之。福又謂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

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氏注曰。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然則可見孝經與春秋。同為堯舜文武之事。家大人云。中庸一篇。前半言中庸。自鬼神之為德。以後皆言孔子有德無位。作春秋孝經之事。故屢言舜周公之大孝。子

思知孔子百世不惑。至誠配天。有似乎文王周公也。故曰配天。四字指孔子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詩文王萬邦作孚之義也。班固白虎通曰。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

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 正義曰。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今言孝者德之本。此皆漢人言春秋孝經相輔之大義也。歟。歟者。歎美之辭。舉其大者而言。故但云孝。德則行之總名。

故變仁言德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經曰。至形於四海。○正義曰。此第二

段序已仰慕先世明王。欲以博愛廣敬之道。被四海也。經曰。至男乎。此孝治章文也。故言經曰。言小國之臣。尚不敢遺棄。何況於五等列爵之君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白虎通曰。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侯者。侯也。侯順逆也。伯者長也。為

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常行字愛於人也。男者任也。常任王事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於周公時。增地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言小國之臣。謂子男之臣也。

【補】 公侯田方百里。田誤。地。今據禮記王制改。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疏】 三復。上蘇暫反。正義曰。復覆也。斯此也。景者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度反覆重讀。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聖智之明王也。

論語云。南容三復白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雖無德教加於百姓。【疏】 正義曰。上。庶幾廣愛形於四海。【疏】 正義曰。此上意思行教也。庶幾猶幸望。既謙言無德

教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按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煩改字。四海卽四夷也。又經別釋。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疏】

嗟乎至樞要也。○正義曰。此第三段。歎夫子沒後。遭世陵遲。典籍散亡。傳注踳駁。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注也。嗟乎。上歎辭也。夫子孔子也。以嘗爲魯大夫。故云夫子。案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而微言絕者。藝文志。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言夫子沒後。妙言成絕。七十子既喪。而異端並起。大義悉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疏】

泯彌忍切。煨燼。上烏。

恢切。下徐刃切。正義曰。泯滅也。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子惠文君立。是爲惠王。及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曰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三十五年。以爲諸生誹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是經籍之道。滅絕於秦。說文云。煨。盆火也。燼。火餘也。言遭秦焚阬之後。典籍滅絕。雖僅有存者。皆火餘之微末耳。若伏勝尙書。顏貞。【補】三十四年。三讓王。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淳于越進曰。淳誤享。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于誤干。今據闕本監本改。封子弟功臣。功字上多立字。今據史記刪。何以相救哉。相救誤輔政。建萬世之功。功誤所皆據史記改。濫。孝經之類是也。

【補】

三十四年。三讓王。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淳于越進曰。淳誤享。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于誤干。今據闕本監本改。封子弟功臣。功字上多立字。今據史記刪。何以相救哉。相救誤輔政。建萬世之功。功誤所皆據史記改。濫。

濫。

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疏】

糟粕。下匹各切。正義曰。案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津。也不妨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滂。王肅曰。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曰。

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臣翰注云。濫謂汎濫。小流貌。觴酒醴也。謂發源小如一釂。漢者。巴蜀之間水名也。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破項羽斬之。六年二月。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遂侯漢爲天下號。若商周。然也。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言從始皇焚燒之後。至漢世尊學。初除挾書之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言其至少。故曰濫觴於漢也。其後浸盛。則如江矣。釋名曰。酒滓曰糟。滓米曰粕。旣以濫觴。況其少。因取糟粕。比其微。言醇粹旣喪。但餘此糟粕耳。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疏】

正義曰。故者。因上起下之語。夫子約

魯史春秋。學開五傳者。謂各專已學。以相教授。分經作傳。凡有五家。開則分也。五傳者。案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大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名高。受經於子夏。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名赤。糜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云。名徹。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鄒氏傳十一卷。漢書云。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錄【補】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名赤。脫穀梁子三字。魯無書。其鄒夾二家。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不顯於世。蓋王莽時亡失耳。人名赤四字誤倒。今據穀梁傳補改。七錄云。七誤十

今據校勘記改。王吉善鄒氏春秋。國風雅頌分爲四詩【疏】正義曰。詩有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故曰國風。雅。頌。四詩者。氏誤民。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授下。商傳至大毛公名亨。大毛

公授毛萇。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先有子夏詩傳一卷。萇各置其篇。常存其作者。至後漢大司農鄭元。爲之箋。是曰毛詩。韓詩者。漢文帝時。博士燕人韓嬰所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至晉無人傳習。是曰韓詩。齊詩者。漢景帝時。博士清河太傅轅固生所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昌授后蒼輩。門人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之。至西晉亡。是曰【補】毛詩。韓詩。韓誤商。今據監本毛本改。傳至大齊詩。魯詩者。漢武帝時。魯人申公所述。以經爲訓詁教之。無傳疑者。則闕。號爲魯詩。【補】毛公名亨。亨誤享。今據閩本監本改。萇各置其篇。各誤名。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傳夏侯始昌。傳誤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昌授后蒼輩。蒼輩。今據毛本改。案輩俗字。以經爲訓詁教之。詁誤話。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去聖逾遠。源流益利【疏】正義曰。逾越也。百川之本

曰源。水行曰流。增多曰益。言秦漢而下。上去孔聖越遠。孝經本是一源。諸家增益。別為衆流。謂其文不同也。

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補】

近觀孝經舊注。注誤註。今據石臺本唐石經。改校勘記案。漢唐宋人經注之字。

從無作註者。賈公彥儀禮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是也。下仿此。惟記注字。從言不從。如左傳。敘諸所記註。服虔通俗文。記物曰註。張揖廣雅云。註識也是也。踳駁尤甚。駁誤駁。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岳本改。【疏】

踳駁。上尺尹切。下北角功。正義曰。孝

經今文稱鄭元注。古文稱孔安國注。先儒詳之。皆非眞實。而學者互相宗尚。踳乖也。駁錯也。尤過也。今言觀此二注。乖錯過甚。故言踳駁尤甚也。

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疏】

殆音待。正義曰。至於者。語更端之辭也。跡

蹤跡也。祖始也。因而明之曰述。言學者蹤跡相尋。以前者為始。後人從而述脩之。若仲尼祖述堯舜之為也。殆近也。言近且百家。日其多也。考其人。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林。何晏。劉邵。吳章。昭。謝萬。徐整。晉袁宏。虞槃。佑。東晉楊泓。殷仲文。車胤。孫氏。庾氏。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元載。明僧紹。及漢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張禹。鄭衆。鄭元。所說各擅為一家也。其梁皇侃撰義疏三卷。梁武帝作講疏。賀瑒。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咸有說。隋有鉅鹿魏貞克者。亦為之訓注。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本是孔安國作傳。會巫蠱事。其本亡失。至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炫敘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劉綽亦作疏。與鄭義俱行。又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此皆祖述名家者也。【補】

目其多也。目誤且。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虞槃。佑。誤佐。今據隋唐志校改。明僧紹。紹誤績。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賀瑒。瑒誤

場。今據南史本傳改。劉貞簡。簡誤簡。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壁誤壁。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業擅專門。猶將十室。【疏】

正義曰。上言百家者。大略皆祖述而已。其於傳守已業。專門命氏者。尚自將近十室。室則

家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但與上百家變文耳。故言十室。其十室之名。序不指摘。不可強言。蓋后蒼。張禹。鄭元。王肅之徒也。【補】

其十室之名。十誤上。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

希升堂者。必自開戶

牖。【疏】

正義曰。希望也。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夫子言仲由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夫子之堂者。既不得其門而入。必自擅開門戶。聽牖矣。言其妄為穿鑿也。

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

正義曰。希望也。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夫子言仲由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夫子之堂者。既不得其門而入。必自擅開門戶。聽牖矣。言其妄為穿鑿也。

【補】必聘殊軌轍。軌誤軌。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岳本闕本毛本改。

【疏】聘尹郢切。軌轍。上音豎。下直列切。正義曰。攀引也。逸駕。謂奔逸之車。駕也。案莊子。顏淵問於道。神速不可及也。今祖述孝經之人。欲仰慕攀引。夫子奔逸之駕者。既不得直道而行。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言不知道之無從也。兩轍之間曰軌。車輪所轍曰轍。而回瞭若乎後耳。瞭誤。是以道隱小成。

【補】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瞭若乎後耳。言夫子之

言隱浮僞【疏】正義曰。道者。聖人之大道也。隱蔽也。小成。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言者。夫子之至言也。浮僞。謂浮華汎辨也。言此穿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文與彼同。唯榮華作浮僞。其文意則不異也。

【補】小成。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上成。字誤。道字。今據校勘記案。諸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文與彼同。唯榮華作浮僞。其文意則不異也。

【補】改言惡乎存而不可。存誤。有。今據監本毛本及莊子改。此文與彼同。彼誤改。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唯榮華作浮僞。浮字脫。今據闕本監本毛本補。

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疏】正義曰。且者。語辭。傳者。注解之別名。傳釋經意。傳示後人。則謂之傳。注者。著也。約文敷暢。使經義著明。則謂之注。作傳曰題。不為義例。或曰。前漢以前名傳。後漢以來名注。蓋亦未然。何則。

【補】不為義例。例誤。列。今據監馬融亦謂之傳。知或說非也。此言傳注解釋。則以通暢經指為義。義之裁斷。則以必然當理為主也。

【補】本毛本改。何則。馬融亦謂之傳。何誤。例。今據正誤改。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疏】正義曰。至極之當。必歸於一。精妙之義。焉有二三。將言諸家不同。宜會合之也。

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疏】正義曰。安何也。諸家之說。既互有得失。何得不翦截繁多。無穢而撮取其樞機要道也。

【補】宋王氏困學紀聞。謂此序以章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

又次焉【補】虞翻。翻誤。翻。今據岳本及三國志改。下同。

【疏】正義曰。自此至有補將來。為第四段。序作注之意。舉六家異同。會五經旨趣。敷暢經義。垂益將來也。吳志曰。章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仕吳。至中書僕射侍

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王朗之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太常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舉茂才曹公辟不就仕吳以儒學聞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傳於世魏志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賜爵內侯著人物志百篇此指言章王所學在先儒之中如【補】領左國史領諫須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字子雍雍誤維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仕衣之有領袖也虞劉二家亞次之抑辭辭也

典序錄內無虞翻惟有虞槃佑字宏猷高平人東晉處士未聞虞翻有孝經注說明皇序未知所本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疏】正義曰隋書云劉炫字光伯河

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有遺失仕後周直門下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乞送詣吏部吏部尚書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或誦於心天文律歷窮數微妙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除殿內將軍仕隋歷太學博士罷歸河間賊中餓死門人謚曰宣德先生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蕭子顯齊書曰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荀勗所學為非鄭元所注請不藏祕省王儉違其議【補】炫自陳於內史史誤與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乞送詣吏部詣字

功差少差誤頗今據隋書改歷太學博士博誤傳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請不藏祕省不誤文省誤書今據齊書本傳改福案南史陸澄傳有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為鄭元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元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者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福案陸澄譏非康成之注其論十二驗最確然疑孝經為小學則非是王儉之言是也

在理或當何

必求人【疏】正義曰言但在注釋之理尤當不必譏非其人也求猶責也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疏】正義曰六家即章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言舉此

六家而又會合諸經之旨趣耳。

約文敷暢義則昭然【疏】

正義曰約省也敷布也暢通也言作注之體直約省其文不假繁多能遍布通暢經義使之昭明也然辭也

分注錯經理亦條貫

【疏】正義曰謂分共注解開錯經文也經注雖然分錯其理亦不相亂而有條貫貫也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條貫其理也

寫之琬炎庶有補於將來【疏】

琬炎上音宛下以丹

切正義曰案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縷以象德注云琬猶圍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縷藉也又云炎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注云凡圭炎上寸半炎圭炎半以上又半為瑑飾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今言以此所注孝經寫之琬圭炎圭之上若簡策之為庶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石也而言寫之琬炎者取其美名耳

【補】易行去煩苛誤易行上繁荷今據周禮鄭注改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

【疏】正義曰自此至序末為第五段言夫子之經言約意深注繁文不能具載仍作疏義以廣其旨也且夫子所談之經其志但取垂訓後代而已

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疏】

正義曰五孝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之孝也言此五孝之用雖尊卑不同而孝為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

【補】諸侯諸誤諸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

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

【疏】正義曰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體所以局言者也言夫子所衍之經志在殷勤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者也若移忠移順博愛廣敬之類皆是

【補】聯字分體謹誤強今據正誤改

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疏】

正義曰言作注之體意在約文敷暢復恐太略則大義或闕

今存於疏用廣發揮【疏】

正義曰此

言必須作疏之義也發謂發越揮謂揮散若其注文未備者則具存於疏用此義疏以廣大發越揮散夫子之經旨也

【補】此言必須作疏之義也須誤順今據正誤改福案此即行沖奉詔所作之疏也福又案後漢書荀淑傳曰故漢制使天下選吏舉孝廉固

孝經義疏補 卷首

二六

是人人必讀之書。自唐天寶。孝經成注之後。盛行於世。不但孝經人人必讀。卽明皇序文。亦人人必讀。直至五代以後。猶在人口。故玉竇清話載。黨進辭朝日致詞。忽及朕聞上古其風。朴略二句。曰。欲官家知武人曾讀書。又籍川笑林載。學士戲以孝經序作策題云。韋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此雖諧說。但可見昔人尙讀孝經。後之學者。漸多疎廢矣。

孝經注疏卷一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開宗明義章【疏】

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間顏芝所

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悅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爲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顯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爲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爲先。與五刑相因。卽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卽先王有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諍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卽中於事君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諫諍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補】福謂開宗明義章下鄭注。本無第一二字。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可證。釋文則唐初之書可據也。自天子章。至喪者有四焉。【補】親章。皆當無次第數目。有次第數目。當是明皇所增。故石臺本。開成石經。皆有之。漢書匡衡傳。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肆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據此則孝經分章。漢時已有。非自皇侃始。惟開宗等字。不知爲何時人所始。加耳樂歌。竟爲一章。案今本說文。無歌字。

仲尼居。〔注〕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侍。〔注〕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

【音義】仲尼

女持反。仲尼取象尼丘山。又音夷。字作尼。古夷字也。接神契云。

蟲居。如字。說文作尼。音同。鄭元云。尼。尼講堂也。王肅云。閑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

曾 則能反。姓也。

子 男子美稱也。曾子孔子弟子也。名魯。字子輿。魯人也。或作參。音同。義別。下皆同。

侍 卑在尊者之側曰侍。

【補】謂

尼音夷。字作尼。古夷字。書堯典。厥民夷。平也。蓋孔子首頂之平。若尼丘山頂之平。故以為字。尼。許慎說文曰。尼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引孝經曰。仲尼尼。尼謂閑居如此。臧氏鏞堂。孝經鄭氏解。輯本曰。按尼當作居。此因釋文上云。說文作尼。因并改鄭注。非鄭作尼。編案說文尼。乃許氏受衛宏之真。古文孝經。但凡經中尼字。皆隸變為居。不能改矣。又案說文。森字。許氏讀為曾。曾之。所林反。督灼讀如宋。昌參乘之參。初三反。陸氏云。音同。義別。今音亦別者。古音驂。驂無別。特音分輕重耳。若曾子字子輿。則當義在所林反之驂。驂星取三星相連之義。參乘取三人同輿之義。其實驂星參乘。皆有三字之義。而三驂驂亦皆同音。是音義皆無別矣。

【疏】

仲尼尼。曾子侍。○正義曰。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舉。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為之陳說。自

標已字。稱仲尼居。呼參為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啓師資問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注〕仲尼至閒居。○正義曰。云仲尼孔子字者。案家語云。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徵在。徵在既往。爾見。以夫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其名則案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為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孔子生而圩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相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丘為聚。以尼為和。今並不取。仲尼之先。殷之後也。案史記。殷本紀曰。帝嚳之子契。為堯司徒。有功。堯封之於商。賜姓子氏。契後世孫湯。滅夏而為天子。至湯裔孫。有位無道。周武王殺之。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案家語。及孔子世家。皆云。孔子其先宋人也。宋襄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受命為宋卿。生孔父嘉。嘉別為公族。故其後以孔為氏。或以為用乙醜子。或以為滴溜穿石。其言不經。今不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皋夷。夷父

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也云居謂閒居者古文孝經云仲尼閒居蓋謂乘閒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女義同而與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注〕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曾子孔子弟子者案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侍坐也卑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即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

【補】

居即閒居說文居蹲也謂以鄰並足指著地而跪以臍坐於足之蹠後非若後世以臍著席而伸兩足如箕明侍坐於夫子也爲箕踞也家大人曾子注釋武城有二南武城在今山東嘉祥縣之南徒言武城則在今山東費縣西南

子所言曾子居武城乃費縣也史記所言曾子南武城人乃嘉祥也今曾子後裔列四氏學龔博士者皆居嘉祥祠廟亦在嘉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陶淵明集曰曾參受孝經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喜稟薦孔子生而圩頂今本或訛爲汗頂今據監本毛本改家大人孝經注疏校勘記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圩索隱謂圩音烏窺也白虎通姓名篇云孔子首類尼丘山蓋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則作圩是也劉瓛述張禹之義今本或訛爲獻今據監本毛本改校勘記云案宋欽宗諱桓兼避丸瓛汙等字此作獻承避宋諱故也宋襄公有子弗父何今本或訛爲閔公今據正誤改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注〕孝者德之至道

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神人和睦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注〕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注〕夫人之行莫大於孝

故爲德本教之所由生也〔注〕言教從孝而生復坐吾語女〔注〕曾參起對故使復坐【音義】子孔子也古者語辭也從稱師日子曰乙在口上

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鄭元云禹三王最先者案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故曰字缺上也凡曰皆放此。先王傳於殷於殷配天故為孝教之始王謂文王也。有至德鄭云至德孝悌也。因妙反。道鄭云要。道音道。樂音樂。

也。王云孝。孝悌大計反又順也。民用和睦音目字林。上下無怨紆萬。女音汝本或作汝凡本女字。知之乎。曾子辟音避注同。本或作避。

為道之要。本今無此字。民和陸音目字林。上下無怨紆萬。女音汝本或作汝凡本女字。皆放此汝水名音同義別。知之乎。曾子辟音避注同。本或作避。

所林。不敏密隕反。夫音符注。人之行下孟。復音服。坐在臥反。女音汝本。今作汝。【補】言先代聖德之主主說為生監本毛本作王今

據鄭注本岳本改。夫孝德之本。雖石臺本唐石經熙寧石刻皆作本。但篆當作本。今皆改為本。夫人之行。今本皆脫夫字。今據釋文增。校。勸記云。案正義云。此依鄭注。據釋文注。人上有一夫字。是明皇所刪也。福案鄭元云。禹三王以下三十三字。皆小同注也。案字衍。兩殷字。

皆兩啓字之訛。小同意謂宗祀明堂之禮。始於夏啓。以嚴父配天也。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此其據歟。臧氏鑪堂曰。皇甫侃。陸德明。孔沖遠。賈公彥。皆以孝經為夏制。當即此也。又家大人孝經釋文校勸記云。孝悌本今無此字。盧云。孝悌見上文引鄭注。案悌當作弟。上同。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釋文孝經。本用鄭氏注。後人據唐明皇注校之。故於釋文所標注。皆云本今無此字。又云。自某。至某本今無。間有鄭注與唐注同。邢疏云。此依鄭注者。則無校語。蓋校者不知唐注本乎鄭。見唐注所有。故即以爲唐注。而無疑。按臧氏。說是也。今舉此五字。其餘可以類推。福案德明於貞觀中。官國子博士。上下距明皇撰注時。將及百年矣。參篆隸之異字。子與義取參乘。【疏】子曰至語汝。○正義曰。子者孔子自謂。案公羊傳曰。子者男。上下距明皇撰注時。將及百年矣。參篆隸之異字。子與義取參乘。【疏】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爲子。故夫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言先。

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聞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既敍曾子不知。夫子又爲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德之本也。云教之所由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

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德之本也。云教之所由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

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

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

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

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衆爲要。〔注〕參曾至之義。○正義曰。性未達。何足知。此依劉注也。言性未達。何足知。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之義也。〔注〕夫人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爲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注〕言教從孝而生。○正義曰。此依章注也。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注〕曾參至復坐。○正義曰。

此義已

【補】

以一管衆爲要。注曾參至之義。○正義曰。今本皆在爲要下。脫去注參至正義九字。今據正誤增。又案校勘記云。下文劉見於上。

增。編案漢陸賈新語。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此漢人說孝經之義也。家大人學經室集。釋順云。孔子生於春秋時。志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大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開宗明義章。以順天下。士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三才章。以順天下。聖治章。以順則逆。廣要道章。教民禮順。廣至德章。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揚名章。順可移於長。感應章。長幼順事。君章。將順其美。順與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曰。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是以卿大夫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聞耳。魯臧齊慶。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恆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以順字爲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福謂三王孔子之道。皆本於堯舜。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卽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舜以大孝治天下。卽三王之要道也。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

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纒。木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疎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箋經室集論語解云。後漢書延篤傳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此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其爲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卹民。其論仁孝也。語實而義明。足爲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福案孝經無仁字。有愛字。慈字。仁字。生於孝字。愛字。慈字之中。孝爲德之本。卽是孝爲仁愛慈之本也。孝字是堯舜禹湯以來之至德要道。周以來。又從孝愛慈字內。生出仁字也。曾子遜言不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似曾子爲實魯而不敏之人。但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忠其不博也。家大人注曰。博大通也。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曾子博學。罕可見。然如今儀禮十七篇。儒者已苦難讀。曾子時。禮經在魯。篇第必十倍於今。而曾子問一篇。皆窮極變禮。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然則正禮。無不學習可知。此博學可窺之一端。故聖賢之學。不避難以就易。不避實以蹈虛。故顏曾文學之博。同於游夏。但不以此成名。與孔子同。故曾子聰明睿知。惟孔子可稱爲魯。福謂曾子自遜不敏。而孔子仍坐語之。此敏之證也。家大人云。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二句。雖是言天下古今之孝道。但孔子之意。實從周公黻父配天。四方民大和會而起。福案此義。詳見聖治章。

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注)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注)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揚名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爲先揚名爲後【音義】身體髮膚。方子

反。不敢

毀。如字蒼頡篇云毀破也廣雅云虧也

傷父母得其顯譽。

音

也者【補】

揚名於後世之世字唐石經作世蓋避太宗諱也光顯其親石臺本岳本顯作榮

【疏】

身體至終也○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四支也髮謂

毛髮膚謂皮膚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鬢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言爲人子者常須戒慎戰戰兢兢恐致毀傷此孝行之始也又言孝行非惟不毀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爲立

身也【注】父母至毀傷○正義曰云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類是也云故不敢毀傷者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

全矣及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是也【注】言能至爲後○正義曰云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云自然揚名後世光榮其親者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

父母也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行孝以不毀爲先者全其身爲孝子之始也云揚名爲後者謂後行孝道爲孝之終也夫

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略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行道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意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也【補】

曾子大孝篇云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處數月

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

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福謂此篇乃見孔子傳曾子曾子傳門人以孝經大義之實據論語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即不敢毀傷之義。曾子制言下篇曰：君子不犯禁，而人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調矣。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衛寇盜，則吾與慮。又立事篇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此亦不敢毀傷之義。又大孝篇曰：刑自反此作。家大人注曰：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此亦不敢毀傷之義也。孔子爲弟子講學，皆日以不敢二字爲義。故孝經十八章自天子至庶人，凡言不敢者九，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鰥寡，不敢失於臣妾是也。曾子謹守孔子之訓，故曾子十篇，凡言不敢者十有八，不敢忘其親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不敢改父之道，不敢臣三德，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口，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始也。一出口，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達善而不敢爭辨，不敢外交，不敢求遠，不敢言大是也。又案儀禮士喪禮，蟻蚤埋於坎，此亦是生前不敢毀傷之義。且卽是全受全歸之本義也。北史儒林何妥傳曰：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此亦說孝經立身之古義也。揚名，福案古聖賢以名爲重，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禮記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又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曾子大孝篇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舉此數則，皆可證孝經孔子此語之義。而曾子之說，則傳自孝經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注〕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音義〕卅彊，其良反。而仕，行步不逮，音代亦及也。又音六計反。

縣音，車音，致仕，自父母至仕。字本今無。〔補〕臧氏曰：正義約鄭注引之，非其本文。故與釋文所標者異，分之則兩全，合之則兩傷。舊輯多以意并合，非也。釋文通志堂徐氏本彌亦作彌，葉林宗影宋鈔本作強。〔疏〕夫孝至立身。

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未示其跡，其跡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也。〔注〕言行至身也。○正義曰：云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者，此釋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者，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者，此釋終於立身也。然能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身。此通貴賤焉。鄭元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者。劉炫駁云：若以始爲在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補】

是終於立身也。脫去也。字正誤云：身下當補一也。字今據此增。福謂中於事君，事君當忠也。故曾子本孝篇，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大

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此曾子受孔子中於事君之教，有忠孝二德之據也。大雅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注〕詩大雅也。無

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恆念先祖，述脩其德。【音義】大雅云：此文王之音無本。鄭元云：無念無忘。爾祖，聿。尹吉反。爾

也。本今作爾。【補】毋念本作無念，今據鄭注本改。左大雅至厥德。○正義曰：夫子述敘立身行道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傳文二年，趙成子引詩，亦作毋同。【疏】以結之言，凡爲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當述脩其功德也。〔注〕詩大至其德。○

正義曰：云無念念也，聿述也者，此並毛傳文。云厥其也者，釋言文云：義取恆念先祖，述脩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謂述修先祖之德而行之。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申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況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卽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卽言勺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爲始，今無取焉。

天子章【疏】

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就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敬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案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子。虞夏以

來，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補】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子。故誤亦，今據正誤改。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注〕博愛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注〕廣敬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

於四海〔注〕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蓋天子之孝也〔注〕蓋

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音義〕**子曰此一子曰通天子諸侯。不敢惡烏路反。注。於人不敢慢亡諫反。注。於人愛敬盡忍

反。於事親形于法也。字。四海刑見賢遍反。下同。本。**〔補〕**明皇本刑字釋文鄭注本皆作形字臧氏曰按惡讀烏路反者唐注也

又作刑今無刑見字。舊讀如字必鄭注陸為鄭作音不當先言烏路反此類皆後人改竄故

稱舊以存陸氏原本耳。鄭作形注云形見唐本作刑注云刑法也釋文有法也二字亦後人所加。孝經序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

形于四海此參用鄭本也。正義曰經作刑刑法也此作形形猶見也。義得兩通可與釋文本互證。然此經形于四海猶感應章光于四海

當從鄭作形唐本作刑非也。又凡古文經作于今文及傳注作於論語孝經皆傳也。今孝經又今文故字皆作於而不當作于此章加於

百姓刑于四海與感應章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於于字前後皆錯見非也。考此章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刑于四海蓋因詩思齊有刑

于之文相涉誤改庶人章正義作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當據以訂正。福謂鄭注形見唐注刑法唐注訓法義長

蓋聖人言孝至此意在法則故下即援引呂刑也。至于于字之假借無定形亦可通訓為法刑亦可通訓為見。**〔疏〕**子曰至孝也。○正

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

母也。言天子豈惟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

亦當使四海蠻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授神契云天子行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

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為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

亦當使四海蠻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授神契云天子行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

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為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

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注〕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博大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注〕廣敬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爲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己親則能推己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爲君常思安人爲其興利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爲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書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己以安百姓則千萬人悅是爲要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韋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爲教訓之主爲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然愛之與敬解者衆多袁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恪表迹爲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蒸蒸至惜是爲愛心溫清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慄是爲敬心拜伏擊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真敬起自嚴孝是眞性故先愛後敬也傳問云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否梁王答云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例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云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注〕刑法至則也。○正義曰云刑法也者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釋刑于四海也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尙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爲百官爲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此經德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爲與刑于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四夷爲四海案周禮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四海故注以四夷釋四海也孫炎曰海者晦暗無知也〔注〕蓋猶至略言之。○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概也孝道既廣此緣取其大略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

廣大此略言之也。臯侃云：陳略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注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劉炫駁云：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謙矣。苟以名位須謙，夫子曾爲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也。斯則卿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知也。【補】博愛也。○正義曰：此

依魏注也。福案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內注解傳述人注孝經者，有魏散騎常侍蘇林、魏吏部尚書何晏、魏光祿勳劉邵，惟此三人是魏時人，未知此魏注爲誰。大約臯侃爲義疏時所見魏人之本也。袁宏云：今本誤爲沈宏。今據正誤，引陸氏注解傳述人改。五者並相通否。五今本訛爲正，今據校勘記改。不假言保守也。言今本訛爲旨。今據正誤改。案周禮禮記爾雅，今本無禮記之禮字。今據正誤增。福案孝經重敬字，敬字凡二十二見，而首見於此。學經室續集釋敬云：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也。苟卽敬也。加支以明擊枝之義也。譬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追逸放縱也。故周書謚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日邁者，日乾乾也。尙書以無逸名篇，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謚爲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爲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福謂家大人釋敬字，主于支苟之義。孝經此敬字，後人未有不以爲心中恭敬之義者。但敬父敬兄敬君，若專主心中恭敬說，則仍是空言。非曾子立事之義，必須如釋敬所言，方實在事上言之。譬如敬父則服勞奉養，先意承志，能竭其力，居處懽愉之類。時苟支，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敬君則日贊贊襄，馳驅鞅掌，夙夜匪懈，王事靡盬之類。時苟支，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故此章末引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同也。曾子立孝篇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義也。福又案，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人字包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明皇注，不如正義所引孔傳義爲長。經言天子不敢惡慢於人，非使人不敢各惡慢其親也。禮記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卽不敢惡慢之要道也。百姓四海曰：天子尙不敢惡慢於我之親，我豈可不愛敬我親。此德教刑于也。百姓四海各盡孝道，不敢犯上作亂，則天子亦永保四海，得以長奉先王之郊祀宗祀也。孔子於諸侯、卿大夫、士，則曰：然後能保其社稷，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祿位於天子，但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不言然後能保其四海者。此孔子春秋尊王之義。孔子時王室更弱，幾於不

保不肯斥言。正所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非不煩言保也。諸侯之社稷。天子可予奪之。卿大夫之祿位。諸侯能予奪之。保守者。能盡孝道。不致爲上所怒。爲下所犯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所以維持上下封建也。愛親者不敢。敬親者不敢。二者字乃泛指。未嘗斥言天子。而實首言天子之事。此天子所以亦當戰戰兢兢。以保天下四海。即二不敢之義也。此堯舜夏商。相傳至周公孔子之至德要道。非別有不易知之道也。又案孟子云。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幅謂孔子於經。則不肯斥言之。至於孟子。是子書。故可直言之。孟子此言。蓋孔門口授之大義。孟子始著之於書也。仁以孝爲先。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仁孝同也。家大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久有傳授。爲緯書所載錄。非緯書家所能撰証。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於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於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於不仁。不仁本於不孝。故至於此也。賈誼知秦之

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於不知孝經之道也。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注)甫刑卽尙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音義】甫刑。尙書作呂刑。兆。知從八正。直表。百萬曰兆。民。兆民。賴之。引辟。上鹿艾反。辟止。本或作辟。匹臂反。本今無引辟二字。

【補】文選。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鄭元孝經注曰。引譬連類。正義曰。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臧氏曰。正義約鄭義。故與陸。李。二家。所據不合。【疏】甫刑至賴之。○正義曰。夫子述天子

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注〕甫刑至其善。〇正義曰。云甫刑。卽尙書呂刑也。者尙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案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尙書爲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者以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篇平王之詩。不與我戾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虞叔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爲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也者。非也。諸章皆引詩。此章獨引書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馮虛說義。當詩意。則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引爲證也。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曹風證聖治。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云一人天子也者。依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者。書傳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爲然。云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者。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補】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之或字。本今無。據尙書呂刑孔傳增。福案孔傳雖出晉人。但史記周本紀曰。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又曰。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正義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漢書古今人表。甫侯作呂侯。又尙書大傳。以

呂刑爲甫刑。趙岐注孟子。盡信書。引呂刑亦作甫刑。大約作甫者。今文尙書作呂者。古文尙書也。又案孔子獨於此處。引書經此篇。此二句者。似有深意。就正文論。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是天子言德言順之正語。但引篇名。而見刑字。則寓有反是之義。蓋是時王室道衰。聖人不肯斥言其道已反也。反與順相對。堯典所云。堯舜之道。以孝德治天下。而生其順也。尙書載呂刑者。古天子不得已作刑。而制其反也。五刑章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卽反言不順之義。正與此處所引甫刑之義。顯然相證。曾子大孝篇云。樂自臆此。生刑自反。此作。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大義也。否則此章孔子引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等語。豈不甚合。乃既曰刑於四海。又引甫刑爲何故耶。又案五經算術上。引鄭注云。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孝經注疏卷二

諸侯章【疏】

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

【補】

鄭康成禮記王制注引孝

經說曰。周千八百諸

侯。布列五千里內。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注〕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注〕費用約儉。謂

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注〕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當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蓋

諸侯之孝也。【音義】危殆。音待。本今無殆字。滿而不溢。音逸。芳味反。用約。如於略反。儉。勤檢反。奢。書蚰反。泰爲溢。音太。羊栗反。富貴不離。力智反。

其身。薄賦斂。力儉反。省。所景反。徭。音遙。本亦作繇。列士封疆。字又作量。同居良反。自薄字至居良反。本今無。【補】臧氏云。釋文。離音力智反。則不字。後人所加。唐注云。富貴當在其身。正義謂此依王

肅注。則王肅本亦無不字何也。蓋當在其身者。謂常麗著其身也。易象傳。離麗也。象傳。離王公也。鄭作麗。梁武力智反。此經云。富貴離其身。猶諫爭章云。則身離於令名。釋文於彼亦音力智反。標經無不字。可前後互證。知不離之文非古矣。石臺本。唐石經。皆有。不字。福謂此

不然也。臧謂離力智反。當爲麗著之義。其實古人仄聲亦可訓分離。此經文明明有不字。且不字與不危不溢相應。不離與長守相應。安可以釋文力智反。卽拘泥爲無不字乎。又況呂覽引此明明有不字。若以明皇注常在爲麗著之證。則石臺石經皆有不字。不麗著更不成詞矣。然後能保其社稷之後字。校勘記引臧氏琳云。儀禮鄉射禮。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孝經援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後。不作后。蓋依古文改之也。而和其民人之民字。石臺本作民。蓋避唐太宗諱。福案周禮。封人疏。引孝經注。社謂后土。又案隸釋。修堯廟碑。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借如爲而。【疏】在上至孝也。○正義曰。天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之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常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爲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卽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注】諸侯至危也。○正義曰。云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爲王國。諸侯之國爲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敘列焉。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者。言諸侯貴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也。云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者。言其爲國以禮能不陵上。慢下。則免傾危也。【注】費用至爲溢。○正義曰。云費用儉約。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己用。每事儉約。不爲華侈。則論語道千乘之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慎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慎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僭也。云無禮爲驕。言奉爲溢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於此注。與溢相對而釋之。言無禮。謂踐上慢下也。皇侃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財溢不奢。以戒富。若云制節謹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身。以戒貴。此不例者。互其文也。但驕由居

上。故戒貴云。在上。盜由無節。故戒富云。制節也。〔注〕列國至平也。○正義曰。列國已具此釋云。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卽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主而祭之者。案左傳曰。人君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君。故以其君言之。云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云則長爲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云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而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經傳之言社稷多矣。案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句龍柱。塞配社稷而祭之。卽句龍柱。塞非社稷也。又條牒云。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並如條之說。

【補】

福謂曾子立事篇。與其吝也。寧

儉。與其倨也。寧句。又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卽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之義。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卽滿而不溢之義。老子昔之得一章曰。侯王無以貴而貴。高將恐蹶。此言不富不貴。不高不滿。但祗可謂一介之士。若諸侯。則自有天子所封之社稷爵位。祖父所傳之富貴。雖欲不富不貴。不高不滿。而有所不能。所謂不離其身也。惟當不驕不危不溢。方是聖人維持封建。中庸之道也。若專主卑虛。卽是老子之學。又案呂氏春秋。先識覽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隙。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邲。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福案。此秦人引孝經之最古者。尤可

見孔子以春秋孝經相輔爲教之至意也。呂氏之書多采春秋時故書古說。此亦必孝經古說之遺。而呂氏采之者也。如知孝經不危不溢保和之義。則無難父之戰。不保之危矣。故凡春秋二百數十年中。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不保社稷祭祀祿位者。皆可以此例推之矣。說苑敬慎篇。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辨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此卽說孝經之義也。又漢書宣元六王傳。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此亦說孝經之義也。漢班固自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上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粢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應劭風俗通引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謹案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郕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共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旣伯禋禘。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此亦漢班氏。應氏說孝經古義也。又孟子曰。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趙注云。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福謂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子孫在天子。所以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孔孟相傳之道。蓋可見也。又洪範。五福不言貴而言富。王氏應麟曰。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福謂富非多金之謂。富者備也。福亦備也。富與福字義相通。備者無所不備。如邑田宮室宗廟祭器祭服車馬衣裘干戈琴瑟皆備也。若賤者安得有宗廟器服哉。且譬若天子富有四海。亦言四海之物無一不備。非以多金爲富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恆須戒慎。【音義】

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戰戰。章扇。兢兢。轉沈。恐。丘勇反。懼也。隊。直類反。本。恐陷。沒陷。注及下同。下字。釋文本作後。釋文。校勘記元和顧氏廣圻云。後當作下。

是也。今又據此改。深淵之淵字。石臺本。唐石經。作滯。避唐高祖諱。恐墜之墜。校勘記案。隊墜古今字。義取為君。須戒慎之慎字。今本作懼。今據石臺本。岳本校勘記案。正義亦云。義取為君。常須戒慎。此注及疏標起。止作戒懼。非也。臨深恐墜。履薄恐陷之墜。履薄三字。闕。

本監本毛本。皆作薄。墜履浮非也。【疏】詩云。至薄冰。○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明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注】戰戰至戒懼。○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毛詩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此

注。恐下加懼。戒下加慎。足以圓文也。云臨深恐墜。履薄恐陷者。亦毛詩傳文也。恐墜謂如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冰下。不可拯濟也。云義取為君。常須戒懼者。引詩大意如此。【補】福謂孔曾之學。皆主戒懼。故曾子立

欲思聰。忿怒思忠。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曰。昔者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也。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且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孝經十八章。

曾子十篇皆無泰然自得氣象。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是曾子一生。皆守孝經戰戰兢兢之大義。以至於沒世也。且孔曾掩紳易簣。皆聖賢中庸之道。然則後人侈言無疾坐逝之類。皆非

儒術矣。

卿大夫章【疏】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則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為卿與大

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注〕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偏下。非先王之法言不

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注〕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是故非法不

言，非道不行。〔注〕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注〕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

滿天下無怨惡。〔注〕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此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注〕三者，服、言、行也。禮、卿

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蓋卿大夫之孝也。【音義】服山龍華胡花反，蟲直忠反，服藻音火。

服粉方謹反，米字或作采音同，皆謂文繡修又反也。田本又作佃音同，獵力輒反，卜筮市制反，冠古亂反，素積茲亦反，自山龍至，非先王之德行。

下孟反，注德行，下擇行行滿皆同。禮以檢奢紀檢反，無口過古臥反，無怨惡鳥路反，宗廟本或作廟，為作于偽反，宮室自為作至室。【補】周禮

伯疏引尚書曰：五服五章哉。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引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

下，孝經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日月星辰服。諸侯服山龍云云。皆據章數而言。北堂書鈔卷八十六，孝經鄭注云：法服謂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繡繡。又卷一百二十八，鄭注云：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文選注：陸

士龍大將軍譙會，被命作詩一首。鄭元孝經注曰：大夫服藻火。詩正義六月，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儀禮疏：少牢饋食禮，孝經注云：

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臧氏按：諸家所引互異，均不外釋文所標之字，故以釋文為主，而分注。【疏】非先至孝也。○正

諸書於下，俾可考也。周禮疏：日月星辰服，當作服日月星辰。釋文字或作絲，徐本誤。茲據葉鈔本校正。【疏】義曰：夫子述諸侯

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廟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所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德行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爲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尙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注〕服者至偏下。○正義云。服者身之表也。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彼注云。章貴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義也。云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者。案尙書皋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偏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偏下謂服飾儉固。偏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偏。故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是也。又案尙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爲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災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袞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爲記。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案鄭注。周禮司服。稱自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祭羣小祀則元冕。爲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

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纁。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雝畫虎。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又案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雝冕而下。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注〕法言至敬也。○正義曰。云法言謂禮法之言者。此則論語云。非禮勿言是也。云德行謂道德之行者。卽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是也。云若言非法行非德者。卽王制云。言僞而辯。行僞而堅是也。云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者。釋所以不敢之意也。〔注〕言必至遵道。○正義曰。此依王義。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注〕言行至擇也。○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遵道德。皆已而法之。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注〕禮法至怨惡。○正義曰。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從而生。〔注〕三者至之祀。○正義曰。云三者服言行也者。此謂法服。法言。德行也。然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己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遠之。其行不善。讎辱斯及。故首章一敘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以言行不虧。猶易立身。雖備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論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爲先。德行爲後也。云禮卿大夫立三廟者。義見末章云。以奉先祖者。謂奉祀其祖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者。言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補〕士服藻火。士誤七。今據校勘記。改粉取絜。曰。閩本監本毛本。絜作潔。校勘記案。潔俗絜字。所謂三辰旂旗。旂作旌。校勘記闕也。〔補〕云。閩本旌作旂是也。今據此。改火在宗禴之下。下誤不。今據監本。閩本毛本。改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校勘記云。案周禮絺作希。注云。讀爲帶。或作絺。字之誤也。元者。衣無文。誤作衣無衣。正誤。下衣作文是也。此依王義。王誤止。今據正誤。改校勘記云。案正誤云。正疑王字誤是也。後論德行論誤。謂今據正誤。改福。謂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云。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齋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案曾子立事篇。不服華色之服。不稱

懼惕之言。又云：君子出言鄧鄧，行身戰戰。本孝篇，惡言不出於口，此皆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義也。表記曰：衣服以移之，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其義。家大人曰：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如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於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啓其手足，亦此道也。福案：荀子大略篇，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此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之義也。又案：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矣。又大孝篇曰：一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可謂孝矣。此亦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之義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二擇字，當讀爲厭教之數。厭教卽詩所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教。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也。詩思齊古之人，無教譽，鬻斯士，鄭氏箋引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明之。釋文：鄭作擇，此乃鄭康成讀孝經之擇爲教，而讀毛詩之數爲擇，假借也。故孔疏曰：箋不言字誤也。康成此說，卽宋均所云之評也。又尚書呂刑曰：罔有擇言在身，孔子之義本此，無口過，無怨惡，乃申明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義。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謂非止於父母生前之愛敬也。且宗廟有祖在，孝祖卽孝父母也。庶人始祭於寢，未有身爲卿大夫，而無宗廟者也。身爲卿大夫，上事君，下治民，中有僚友，若言行無德無法，必獲罪致禍。春秋之世，出奔絕祀，由於言行無德，法者其多矣。若能奉孔子此言，則能守宗廟矣。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也。孔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福謂不娶無後，致絕祖宗血食，自是不孝。若實有其後人，而不能奉祖宗之祭祀，以致不保不守，亦謂之無後。故此後字，亦不拘於不娶無後解。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注曰：爲後立後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乾不佞，失守宗祧，乾之罪不及。不祀。注曰：言應有後，此皆確證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注）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音義】詩云

此大雅蕩之什，承民篇語。

夙夜匪懈

佳賣反。注及下字，或作解同。

夜莫

如字，又音暮。下並同。

也解

自夜莫至也。字，今無。

惰

古臥反。注同。

【補】

臧氏曰：案此當作解。佳賣反。注及下同字。

或作懈。據下標注。解惰字。知鄭本經必作解。故陸音佳。賈反。若本作懈。正字易識。陸可不音矣。蓋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懈。淺人遂據以易釋文也。華嚴經音義上。孝經鄭注曰。匪非也。懈惰也。顧氏廣圻云。釋文注同。當作下同。【疏】詩云至一人。○正義曰。夫

子既述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注】夙早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詁文懈惰也。釋言文云。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者。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

欲通諸侯。【補】釋詁文。詁誤古。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懈惰也。釋言文。岡本監本毛本。卿大夫也。【補】皆作惰也。此本誤作惰世。今改正。校勘記云。案今爾雅釋言。惰作怠。

十章【疏】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辯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辯然不然。謂之士。【補】推一合十

推誤惟合誤答。今據毛本改。故禮辯名記曰。之辯字作辨。岡本監本毛本作辯。下今辨。同。校勘記案禮記月令孟夏正義。引作辯名記。白虎通作別名記。今據月令正義改。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注】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而君

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注】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君則忠。【注】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矣。以敬事長則順。

【注】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注】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

安祿位。永守祭祀。蓋士之孝也。【音義】資者。人之行也。【注】本今無。古恬反。兼。并也。之者父也。以敬事長。則順。食

稟。必錦反。公羊傳。為于偽。為曰祭。一本作始曰為祭。彼列。是非。自食字至非。【補】言事父兼愛與敬也。之兼字。誤作非。今據石

云。虞賜樂祿也。為反。為曰祭。日音越。又人實反。別反。是。非。字。今本無。【補】臺本岳本岡本監本毛本改。盧氏文弼曰。麟

爲穀之俗字。但小變耳。從穀誤也。爲下舊有於僞反三字。是妄人所補。宋本皆空白。臧氏曰。宋本謂葉鈔本也。正義曰。祿謂廩食。合之。陸引公羊傳。如上闕祿字。爲當如字讀。又臧氏曰。正義引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別是非。猶辯然否也。鄭注大致同此。【疏】

資於至孝也。○正義曰。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子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其長。則爲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按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至君同。○正義曰。云資取也者。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注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及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及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注】移事至忠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也。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故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注】移事至順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云。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注】能盡至祭祀。○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爲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

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

【補】

廣雅曰。位液也。正譌云。廣雅作泄。祿也。校勘記案。浦氏鏗所據。乃俗本。不知位液取同聲之字爲訓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液下脫去也。字遂與下條合而爲一。孝經正義可據也。守者無逸也。之

逸字。誤作近。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公羊定公四年傳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徐彥疏引鄭氏孝經注曰。資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福案徐彥乃晚唐人。彼見之疏。尙是元行沖疏也。明皇注此條。已不用鄭注。而元疏仍存鄭說。自是唐以前人。不肯多棄古義。邢昺見其不與注相應。而刪之。所謂校定者。卽此等處。可見宋校定。反不如唐疏矣。福又案。資人之行也。乃鄭小同語。今注雖無存。然尙見於陸氏音義所出之字中。且見於徐彥疏中所引。今明皇注。資取也。元行沖正義曰。云資取也者。此依孔傳也。福謂此雖見於僞孔傳。然亦有所本。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是勸公以取字代資字。卽是以取訓資字也。況正文。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亦卽是承明上文資字之義。故不得謂明皇注。依僞孔傳也。計資字之訓有三。一乃康成注禮記。喪服四制云。資猶操也。二乃小同注孝經。資人之行也。三乃何休解詁公羊。資取也。何說爲長。漢尉氏令鄭季宣碑。咨父事君。此咨異文不可據。又通典八十卷。引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此亦漢人說孝經公羊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晉書禮志。漢魏故事。皇太子

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注) 忝

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

【音義】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付小宛篇語。

夙興夜寐。而利反。無忝辱也。他

爾所生。所生謂父母。本

今作

【補】所生謂父母也。母誤祖。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臧氏曰。葉鈔本釋文。無忝下空闕。據開宗明義章。引詩釋文。作毋念爾祖。則此無字。亦當作毋。毛詩小宛釋文云。毋忝音無可證也。又卿大夫章釋文。夜莫如字。又音暮。下並同。然則鄭於

此章當有

【疏】詩云至所生。○正義曰。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注) 夜莫也。注。忝辱至親也。○正義曰。云忝辱也者。釋言文云。所生謂父母也者。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云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

也者。亦引詩

【補】福謂曾子立孝篇。亦引此詩二句。并云。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之大意也。

壹弟。可謂知終矣。此卽是曾子傳孔子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之義也。家大人注曰。長謂公卿。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漢書章彪傳。注引孝經。繹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卽以孝事君則忠之古義也。又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忠其不博也。既博之。忠其不習也。既習之。忠其不知也。既知之。忠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忠其不能以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愷愷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乘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顯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患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云。朝有過夕改。夕有過朝改。制言中篇。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且就業。夕而自省。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皆是聖賢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義。又國語。敬姜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此亦其義也。再以此證庶人章而忠不及者。

孝經義疏補

卷二

未之有也。則患當訓福。
及乃及身之義益明矣。

孝經注疏卷三

庶人章【疏】

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補】

皇侃云侃誤視。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兼包府史之屬。兼包誤案。即今據

閩本監本毛本改嚴植之誤爲爵列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人無限極。誤爲人謂衆民。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皆爲庶人。皆誤。以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用天之道。

〔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

分地之利。

〔注〕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

謹身

節用以養父母。

〔注〕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此庶人之孝也。

〔注〕庶人爲孝。唯此而已。

【音義】春生夏長。

〔丁丈反〕

秋收。

〔如字。又手又反。本作斂。力儉反。〕

冬藏。

〔才郎反。〕

分。

〔方云反。注同。〕

地之利。分別。

〔彼列反。〕

五土。

〔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丘陵阪險。

〔阪音反。險音許檢反。又蒲板反。〕

宜棗栗。

〔本作宜種棗棘。自丘陵至棘本今無。〕

以養。

〔羊尙反。〕

父母行。

〔下孟反。音如字。〕

不爲非度。

〔待洛反。〕

財爲費。

〔芳味反。〕

什。

〔音十。〕

一而

出。十而無所復。

〔扶又反。自行字至謙本今無。〕

【補】

秋收冬藏。收作斂。今據石壘本鄭注本改。校勘記案正義云。此依鄭注也。則當作秋收。岳本改爲秋斂。非。舉事順時。舉誤。四各盡所宜。誤爲原隰之宜。此分地利也。地誤。池用節省。

則免饑寒。免誤見公賦既充。既誤時則私養不闕。私誤篤庶人爲孝。爲誤之。唯此而已。唯誤止。今悉據石臺本岳本闕本監本毛本改。又蒲板反之板。今本作救。今據釋文校勘記。引葉本盧本改。行下孟反音如字。臧氏鏞堂云。案音如字。當作又如字。否則音爲或字之訛。

【疏】 用天至孝也。○正義曰。夫子上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

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注〕春生至道也。○正義曰。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此依鄭注也。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安寧卽閉藏之義也。云舉事順時。此用天之道也。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耘苗。秋收則穫割。冬藏則入廩也。〔注〕分別至利也。○正義曰。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之利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曰。黍稷生於陸。菴稻生於水。〔注〕身恭至不闕。○正義曰。云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云用節省則免饑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免饑寒也。云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者。賦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充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乏也。孟子稱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又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也。〔注〕庶人至而已。○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略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唯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補】 言庶人服田力穡。稽誤釋。今據闕本毛本改。生成之道也。成誤蕞。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謹慎其身。慎誤身。身於此無贅詞也。【補】 誤道。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節省下有而字。無其字。今據闕本監本毛本增其字。刪

而字。庶人行孝曰畜。誤爲有公白面。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以畜養爲義。義誤事。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夏爲長。續。統誤統。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校勘記案。爾雅作羸。釋文云。本亦作羸。夏長則耘苗。校勘記案。說文積字注云。除苗開穢也。或从芸作穢。字省。艸作耘。闕本

以下作芸，非也。此依鄭注也。校勘記案，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桑栗，見太平御覽卷三十六。初學記卷五，唐司馬貞議及釋文所引，皆云鄭注。今本作魏注，非是。今據此改。臧氏曰：末句當從一本，作宜種桑棘，作桑栗者非。趙岐注：本傳劉熙，今據正誤改。福案：諸葛孔明便宜十六策曰：經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吝，凶年不儉，素有積蓄，以儲其後。此漢武侯說孝經古義也。又案此引經，祇有二句，乃前後加以說經之語。又統稱爲經云，或魏文侯乎。

傳文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

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音義】故自天子

古文分此以下別爲一章。

故患難

奴且反。

不及其身也。

善一本作難，自故建至善字，本今無。

未之

有也。【補】

臧氏曰：正義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又惟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章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又謝萬云：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按謝萬引注，知陸本作善是也。之字當衍，淺人誤以注爲經，故增之。一本作難，難當爲歎字。

之。故自至有也。○正義曰：天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訛。【疏】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

孝之辭也。（注）始自至未有。○正義曰：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爲終也。云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須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牽強之無不及也。云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者，此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已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禮記說孝道包含之義，廣大塞乎天地，橫乎四海。經言孝無終始，謂難備於終，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事可稱，則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孝行甚易，無不及之理。固非孝道不終始，致必及之患也。云言無此理，故曰未有者，此釋未之有之意也。謝萬以爲無終始，恆患不及，未之有者，少賤之辭也。劉瓛云：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患行孝不

及已者。未之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歎少賤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今注以爲自患不及。將有說乎。答曰。案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若案注說釋不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皆謂。有患貴賤行孝無及之憂。非以患爲禍也。經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患人之不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左傳曰。宣子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章。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尙以爲難。則算能無識。非同所企也。今爲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經通。鄭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答曰。來問指淫凶悖惡之倫。經言戒不終善美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儻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爲具美。無宜卽同淫惡也。古今凡庸。詎識學道。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令皆及於災。便是比屋可貽禍矣。而當朝通議者。以爲鄭注非誤。故謝萬云。言爲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諦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垂文。包於上下。盡力隨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如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昧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施化。惟待聖人。千載方期一遇。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爲虛說者。與制旨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

【補】

若牽強之無不及也。率誤率。段氏王裁云。率當作牽。今據此改。禮記說孝道包含之義。本無禮記二字。浦氏鏗云。說上當脫禮記二字。今據此增。制旨曰。校勘記案。

唐元宗孝經制旨一卷。見唐書藝文志。編謂孔子言庶人之孝。不過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已。卽曾子所謂以力惡食。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皆其義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大戴禮。少聞篇。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又案。而患不及者之患字。其說有二。一是明皇注云。患不能及者。制旨云。何患不及於己哉。蓋以患字作

憂慮字解言天子庶人始終各有孝道之分際而憂患己之力不能及乎其孝之分際者未之有也此本謝萬劉勳之說也一是邢疏引蒼頡篇謂患爲禍患孔鄭章王之學引蒼頡篇以釋此經言孝無終始禍患必及其身也福謂孔鄭章王之說是也謝劉明皇之說非也此患字所以作禍字解者言孝須有始有終若無始無終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孔曾之學皆以防禍患爲先故曾子曰君子患難除之又曰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又曰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也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且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皆是禍患及之之義亦卽是自天子至庶人皆恐禍患及身之義明是曾子發明孝經之義譬如曾子注此經也至於及字之義亦屢見於曾子曾子又曰忿言不及於己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蓋皆謂禍患之及身而且及親也孝經曾子不但義互發明卽文理亦復相似試以曾子證之當從蒼頡篇訓無疑矣至於終始之說福又謂開宗明義章曰孝之始也孝之終也已明言終始二字論語亦曰慎終追遠是終始自當屬之孝道若明皇注以終始爲天子至庶人之終始其義竊所不取何也孔子於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皆言然後能保其社稷保其宗廟守其祿位獨於天子庶人首尾兩章未言保守等義故於此作總結語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也言及於禍患五等所同天子當防患及也明皇講此經不知患及天子之戒是孔子曾子論孝之時似已預括天寶之事所繫豈不大哉又疏內兩鄭曰皆有誤皆當云主鄭者曰蓋唐人問難之辭不然鄭注內不應有諸家二字且後鄭曰所引尙書乃東晉古文小同時安得知之此尙書亦不過唐時主鄭者所引元行沖等駁之所以傳會制旨卽御製序內所云今存於疏用廣發揮也而今人或卽輯爲鄭注誤矣又案漢書杜周傳引孔子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解爲禍患此西漢人已如此矣

【三才章】疏 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等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注〕參開孝行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注〕

經常也。利物為義。孝為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為義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注〕天有常明。地

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為常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

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音義〕**曾子曰甚哉。曾從八正。其從魚據。甘四正皆放此語反。喟丘媿反。又

然。自語字至。然本今無。夫音符。孝民之行。下孟反。注同。也。孝弟。大計反。本亦作悌。恭敬。民皆樂。音洛。之。自孝弟至之。字本今無。其政不嚴而治。直吏反。注同。政不

煩苛。音何。自政字。至苛本今無。**〔補〕**人之常德。石臺本岳本。常作恆。校勘記案。作常。避宋諱。正義引易。恆其德貞。作常其德貞。皆仍宋刻之舊。**〔疏〕**曾子至而治。○正義曰。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

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史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者。經常也。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節人之所法。是天地之常義也。聖人司牧黔庶。故須法則天之常明。因依地之義利。以順行於天下。是以其為教也。不待肅戒而自成也。其

為政也。不假威嚴而自理也。〔注〕參開至大也。○正義曰。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參既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為大也。〔注〕經常至義也。○正義曰。云經常也。利物為義者。經常即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為義也。云孝為百行之

首。人之常德者。鄭注。論語云。孝為百行之本。言人之為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之常德也。云若三辰運天。謂日月星。以時運轉於天。云五土分地。而為義也者。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之地。利言孝為百行之首。是人人有常之德。若日月

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為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大叔。答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注〕天有至行也。○正義曰。云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照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

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也云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色養無違故下文云因地之利也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爲當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言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當也（注）法天至理也○正義曰云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者上文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者故云法天明以爲常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爲義釋地之利也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則以政教相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制旨曰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利人無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者大利之性也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途而一以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教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所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備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爲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之業焉

【補】

福案則法也論語唯

天爲大唯堯則之注詩卷阿四方爲則箋禮記曲禮必則古昔疏又禮運故聖人作則疏國語周語五曰夷則注晉語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注楚語使知上下之則注神狎民則注皆訓則爲法也孝經則字凡四見此章云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又聖治章云民無則焉則而象之皆訓作法字則字之義譬如繩尺規矩周人最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云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命曰毀則爲賊北宮文子引詩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天明猶云天理周書曰紹天明左傳曰反易天明二三子順天明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生水水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緒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

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漢董氏說孝經古義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注〕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注〕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之以德義

而民興行。〔注〕陳說德義之美為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注〕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導之以

禮樂而民和睦。〔注〕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注〕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

禁令不敢犯也。【音義】民之易以鼓反本今也而民興行下孟上好呼報反下義自上字至而民不爭爭鬪之爭從爪若作人之易

文王敬讓於朝直遙虞芮推畔於田則下効戶教之自若字至導音道本之以禮樂示神至之以好如字又惡如字

又鳥路反而民知禁金鳩反【補】上好義顧氏廣圻云注當取論語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之文以證孝經導音

疏中道之以禮樂之教監本毛本悉改為導道本或作道臧氏按此當作道音導本或作導論語道千乘之國釋文道音導本或作導可證正德本此亦淺人所改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導

【疏】先王至知禁。○正義曰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

美以順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跡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注〕見因至易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注〕君愛至親者○正義曰此依王注也言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即天子章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注〕陳說至行之○正義曰易稱君子進德修業又論語云義以為質又

左傳說趙衰應卻縠云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且德義之利是爲政之本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爲羣情所慕則人起發心志而效行之〔注〕君行至不爭○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言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競也〔注〕禮以至睦矣○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跡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檢之檢之謂檢束也言心跡不違於禮樂則人當自和睦也〔注〕示好至犯也○正義曰云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者案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爲也云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者謂人知好惡而不犯禁令也

【補】又論語云義以爲質校勘記案論語釋文出爲質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此與釋文合案陸德明音義若文王不犯禁令也〔補〕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兩整句此鄭注也鄭氏用詩虞芮質厥成之事以注敬讓不爭之經豈爲繁蕪而唐注刪之班固自虎通三教曰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王符潛夫論斷訟引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曉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禮記緇衣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鄭康成引孝經示之以好惡句注之此眞康成義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

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音義】詩云此詩小雅節赫本又作赤師尹若冢張勇反宰之屬也音汝女音汝當視民常冒反皆放此自若字至放此本今

無

【疏】詩云至爾瞻○正義曰夫子既述先王以身率下次及大臣助君行化之義畢乃引小雅節南山詩以證成之赫赫明盛之貌也師尹太師尹氏也言助君行化爲人模範故人皆瞻之〔注〕赫赫至之也○正義曰云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

公也者。此毛傳文。太師、太保，是周之三公。尹氏時爲太師，故曰師尹氏也。云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者，引詩大意如此。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此章再言先之，是君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導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爲政也。案大戴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大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後引周禮稱三公無官屬，與王同職，坐而論道。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傳曰：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言同體若身。君任股肱，臣戴元首之義也。故禮緇衣稱：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緇衣之引詩書，是明下民從上之義。師尹大臣也，一人天子也，謂人君爲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助行之者，人之從上，非唯從君，亦從論道之大臣，故并引以結之也。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補】古語或謂人具爾瞻，浦氏鏗云：古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

字之誤。言同體若身，同誤。大校勘記引正義云：大則同是也。今據此改。福謂孔子所以引詩師尹者，孝教出於師，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此言孝教出於師，況乎太師，此所引二句，意固在於民瞻，然孔子之意，尤節取師尹二字，以爲政教之證。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及邢疏，謂引大臣以并結，似未得孔子曾子之本義也。

孝經注疏卷四

孝治章【疏】

正義曰。天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注〕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注〕萬國

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禮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音義】

答。正皆仿此。本今作昔。聘。匹正反。

問天子無恙。

羊尙反。

五年一朝。

直遙反。下注同。

郊迎。魚敬反。又魚荊反。

芻。初俱反。

禾百車以客。

苦百反。本或作以客禮待之。

夜設庭燎。

力召反。本亦作燎。同一音。力弔反。徐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爲明。

燎。皆是照衆爲明。

當爲王者侯者候。

戶豆反。反。下同。

伺。伯者長。

丁丈反。反。下同。

男者任也。

而鳩反。反。步罪反。

德不倍別。

彼列反。優。自聘字至。優。本今無。

故得萬國之歡。

字亦作權。

【補】

故得萬國之歡心。鄭注本。權作歡。石毫本。萬作方。注同。校勘記。案唐人千萬字多作方。萬國舉其多也。岳本多改作大。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七。引孝經。鄭注曰。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

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周禮大行人疏。引鄭注。世子郊迎。儀禮觀禮疏。引鄭注云。天子使世子郊迎。禮記王制正義。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上。故轉相半別優劣。正義曰。舊解云。公者止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

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臧氏案舊解言公侯與鄭注異。釋文曰。當讀于僞反。下皆同。舊解亦無。惟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男者任也。與鄭注合。然則正義所稱舊解不專謂鄭注矣。本或作以客禮待之。此八字非陸語。故舊本空一字以別之。校者據釋文有此本也。序錄謂孝經童蒙始學特紀全句。則此一本是義疏家稱引舊注。往往不加區別。禮記正義引孝經。卽此注也。【疏】子曰至先王。○正義曰。此章之首稱子

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教接物。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以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懽心。謂各修其德。盡其懽心。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德行。五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祖考。【注】言先至孝理。○正義曰。此釋孝治之義也。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尙書洪範云。睿作聖。左傳。照臨四方曰明。昔者非當時代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汎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事義相同。故注以至德要道釋之。【注】小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義也。五等諸侯。則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敕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璽斯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案尙書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云。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增之。總建五等。時九州界狹。故土惟三等。則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增諸侯之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然據鄭玄夏殷不建子男。武王復增之也。案五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則小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況此諸侯。則至卑也。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言列國者。兼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卑。盡來朝聘。則天子以禮接之。案周禮掌客云。三公饗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饗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饗餼五牢。飧三牢。三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唯上介有禽獻。其卿大夫士。有待來聘問者。則待之。如其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是皆廣敬之道也。【注】萬國至祭也。○正義曰。云萬國舉其多也者。此依魏

注也。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孝經稱周之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云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者，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知者，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云：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又云：三牲魚膾，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又云：內金示和也。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又云：束帛加璧，尊德也。注云：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又云：龜爲前列，先知也。注云：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又云：金次之，見情也。注云：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又云：丹漆絲纒竹箭，與衆共財也。注云：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纒，揚州貢籛，又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注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藩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大傳云：遂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又周頌曰：駿奔走在廟，此皆助祭者也。

【補】

則指行孝王之祖考。本作考祖。今據正誤改。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本無下昔字。今據正誤，依國語增。還指首章之先王也。指誤，有言雖至卑，卑誤早。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上公饗餼九牢，上誤王。今據周禮掌客改。子男饗餼五牢，五上脫餼字。

今依周禮補。唯上介有禽獻，上誤止。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獻本作獸。校勘記案周禮作獸。今據周禮改。荊揚二州貢金三品。閩本監本毛本楊作揚。段氏玉裁云：今人多作揚，從才攷廣雅云：楊揚也。毛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然則毛傳楊激楊也。正廣雅之所本。而郭忠恕佩觿曰：楊柳也。亦州名。是郭所據書作楊。後人因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之云，改爲揚州。不知古今字多假借，所重惟音，則州名當依古从木也。揚州貢籛，籛籛誤籛，籛籛今據閩本毛本改。校勘記云：監本籛作籛，不成字。案說文作籛，籛變籛。陸德明釋文云：籛或作籛。福案公羊莊公二十五年傳：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曰：稱字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

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注〕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

故得百姓之懷心以事其先君。〔注〕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懷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音義〕五年一巡守。〔補〕又

反本又

勞來。上力報反。下力代反。自五

不敢侮。亡甫反。於鰥。古頑反。

寡。無妻曰鰥。無夫曰寡。

〔補〕理國謂諸侯也。校勘記。案經作治。注作理。廋所。諱。尚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

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福案禮記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孔穎達疏曰。案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臧氏案。上注五年一朝。釋文音朝直遙反。下注同。禮記正義所引。與陸本合。禮記王制正義。引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廣韻二十八山。鄭氏云。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鄭注曰。五十無夫曰寡。正義曰。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乎。臧氏按正義。引舊解三事。其二與鄭注合。此以士爲丈夫之美稱。與下注臣男子賤稱。文句極相相似。第釋文稱字音始見下。則非也。豈士知義理句爲鄭注。而唐注本之乎。〔疏〕君。○正義曰。此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尚不敢輕侮於鰥夫寡婦。而況於知禮義之士民乎。言亦必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懷悅。以事其先君也。〔注〕理國。至士乎。○正義曰。云理國。謂諸侯也。此依魏注也。案周禮云。體國經野。詩曰。生此王國。是其天子亦言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知諸侯之國也。言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者。案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則知鰥夫寡婦。是國之微賤者也。言國之微賤者。君尚

不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詩云。彼都人士。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說指有知識之人。不必居官授職之士。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乎。謂民中知禮義者。【注】諸侯至享也。○正義曰。云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懼心者。此言諸侯孝治其國。得百姓之懼心也。一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孔安國曰。亦以相統理是也。云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者。祭享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有。以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也。【補】詩。烝民。不

子之語。即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注】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故得人之懼心。本此也。

以事其親。【注】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懼心。助其奉養。【音義】男子賤稱。尺證反。小大盡

津忍。自男子至節。羊尙。反。節。字本今無。養。反。【補】男子賤稱。臧氏按釋文知注云。臣男子賤稱。妾女子賤稱。小大盡節養。臧氏案唐注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懼心。助其奉養。鄭注當類此。【疏】治家至其親。○正

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敢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失也。故得其家之懼心。以承事其親也。【注】理家至貴者。○正義曰。云理家。謂卿大夫者。此依鄭注也。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卿。則知治家。謂卿大夫云。臣妾家之賤者。案尙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爲奴婢。是家之賤者也。云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注】卿大夫至奉養。○正義曰。云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案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帥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是位以材進也。云受祿養親者。言能孝理其家。則受其所粟之祿。以養其親。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懼心者。謂小大皆得其懼心。小謂臣妾。大謂妻子也。云助其奉養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煖寒。釀醢酒醴。芼菹菹麥。蕡稻黍梁稊。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

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惟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順經文，所以言助其奉養，此謂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明王言不敢遺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鰥寡，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入輕侮欺陵，故曰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況士民，卿大夫況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況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況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況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況家人之貴者也。

【補】案尚書費誓曰：誓誤詹，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妻者親之主也，親誤君，今據正誤改。賈稱校勘記案禮記作賈，諸本从竹非也。棗栗飴蜜以甘之，栗誤粟，校勘記云：監本毛本作果，亦誤。閩本作栗是也。今據閩本改。故況列國之貴者，列誤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謂臣妾之臣，乃卿大夫之家臣，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又原思爲之宰，注包氏曰：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史記世家云：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憲爲家采邑之宰也。曾子立事篇曰：使子猶使臣也。又曰：忿怒其臣妾，此皆謂家臣之臣，且大夫稱家，卽是治家者之義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注〕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懼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注〕上敬下懼，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注〕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音義】**夫然音符則致張利反，從久音陟里反。其樂音洛，自則致至，洛字本今無。

祭則鬼享。評文災，本或作災。**【補】**祭則鬼享之，石臺本享作享，校勘記案享通之享，烹飪之烹，獻享之享，古多作享，然上孝理，皆得懼心，本脫然字，誤好，閩本監本毛本亦作好，石臺本岳本作然上孝理，正義同，今據此增。

改釋文校勘記。臧氏云。則致張利反。從父音陟里反。他皆放此。俗作支非。本文作父。周氏存云。說文父山危翻音賁。又楚危翻音吹。前後音注互異。致字入此部。又案說文。父陟修翻讀若藩。卽釋文所云。陟里翻也。致字不入此部。按作父是音陟里反。則非也。則致其樂。臧

氏按紀孝行章。養則致其樂。

注當引此文。聖治章注同。

【疏】

大然至如此。○正義曰。此總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天下。則諸侯以下各順其

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能致如此之美。〔注〕夫然者至其祭。○正義曰。云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懼心者。此謂明王諸侯大夫能行孝治。皆得其懼心也。云則存安其榮者。釋生則親安之。云沒享其祭者。釋祭則鬼

享之也。〔注〕上敬至而起。○正義曰。此釋天下和平。以皆由明王孝治之所致也。皇侃云。天反時爲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爲妖。妖卽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則逢殃爲禍。臣下反逆爲亂也。〔注〕言明至福應。○正義曰。云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者。案上

文有明王諸侯大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也。則諸侯以下。奉

【補】

福謂曾子大孝篇曰。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孟子曰。舜盡事親之

道。而瞽叟底豫。豫卽此所謂安也。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卽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道也。郝氏懿行附雅義疏云。廣雅云。享養也。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蓋緣孝子之心。畜養無已。故於祭祀追而繼之。證法云。協時肇享。曰

孝。止與爾雅義疏合。王符潛夫論。正列篇。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

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皆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之義也。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卽孝經維持封建之義也。家大人云。生則親安之。句。祭則鬼享之。句。此言生則親也。子則以親

禮安之。死則鬼也。子則以鬼禮享之。非親安于子。鬼享于子也。故喪親章復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語更明矣。說文高獻也。从高省。象執物形。引孝經曰。祭則鬼享之。高乃篆文。說文獨引孝經者。必是衛宏孝經古文。獨如此。故許氏特借古文以明之。不但唐注誤。或漢人之

注。已有誤者。似潛夫論。已味于說文之古讀法矣。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注〕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音義〕詩云。

此大雅蕩之

什抑篇語。有覺音角德行。下孟反。

〔疏〕

詩云至順之。○正義曰。夫子說昔明王孝治之義畢。乃引大雅抑篇。贊美之也。言天子身

注也。故詩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化。是以覺爲大也。云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者。言引詩之大意如此也。

〔補〕

贊美之也。贊美誤作讚。或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謂古字順訓二字每相通借。順訓皆从川。訓之卽順之。順之亦訓之。

也是孝經之順字。亦兼訓字以爲義。家大人曰。抑詩引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四國順之。卽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抑詩無競二句。乃引詩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釋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特變訓書順耳。訓卽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也。

孝經注疏卷五

聖治章【疏】

正義曰。此言曾子開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注〕參開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子曰。天地之性

人爲貴。〔注〕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注〕孝者德之本也。孝莫大於嚴父。〔注〕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

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

其人也。【音義】聖從王正。從王非。之行。下孟。反。則周公。周公名旦。文王之【補】參開明王孝理。開誤。問今據石臺本改。【疏】曾子至人也。○正義曰。夫子前

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否也。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注〕貴其至物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按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注〕萬物至父也。○正義曰。云萬物資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云人倫資父爲天者。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鄭元云。父者子之天也。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爲天也。云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者。

尊謂崇也。嚴敬也。父即同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注)謂父至人也。○正義曰。云謂父爲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爲天也。云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者。但以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殊說。按禮記。有虞氏尙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
【補】杜預左氏傳注曰。校勘記案曰。上當有一注字。今據此增。徧檢羣經。羣作群。校勘記云。當作羣。唐元度云。俗作群。班固自公也。
虎通聖人篇曰。聖人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

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福案羣經室集。性命古訓云。孝經言天地之性。可見性必命于天也。言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云。案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時。即以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爲誤。故孟子不驟闢之。而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生之謂性一句。爲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據其答應之然字。而以羽雪。至犬牛人之性。不同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闢其生之謂性之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視人性不及。幾欲儕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得其中。福謂此論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最明矣。又性命古訓曰。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即所以爲性。性即所以爲命。與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子。一步不失也。福謂孔子與曾子言性無異。亦與子思孟子無異。性命二字。當作一字講。中庸首句是也。性命二字互勘講。即孟子不謂性。不謂命是也。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即命也。命即性也。率性之率。當訓爲帥。天下以仁之帥。故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亦是率從。左傳作帥。儀禮覲聘禮射禮。古文帥皆作率。此蓋謂人之性。卽味色聲臭安佚。此人之本性如此。而不帥之以道。則任放無節。故曰修道之謂教。卽孝經人爲貴。天性以孝爲教之說也。孔曾思孟言性。皆實實在孝善仁字上起義。所以家大人闢李朝復性書爲禪學也。至于論

語性與天道之性。雖同是命字。但此乃又言天之生人。有壽夭貴賤之別。天之生世。代有治亂之分。孔子於此必知之。性卽是天道。故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則曰吾已矣矣。夫顏子死。則曰天喪予。西狩獲麟。則曰吾道窮矣。蓋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而知天命。乃作春秋。春秋世亂。多不忠不孝之人。上無以教之。下無以效之。故春秋之義行。而亂臣賊子懼焉。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此卽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此乃子思言孔子不得位也。中庸疏引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大戴記。曾子大孝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盧氏注。卽引此經。漢書董仲舒傳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絮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豕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注〕后稷。

周之始祖也。郊謂園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注〕明堂。天子布

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注〕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訓於

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注〕言無大於孝者。【音義】祀。音似。后稷。上音後。稷

名。弃。周公之始祖也。故異其處。昌慮。辟后稷也。音避。本亦於朝。直遙。越嘗也。遠國。重。直龍。譯。本亦作驛。同音亦自故。夫。音符。【補】福案

稷官名是也。后稷之稱。自應在封部之後。若始命稷官之時。安得稱后。尚書曰。汝后稷。福家藏宋板列女傳。作汝居稷。與今文不同。其實孔穎達尚書正義。本言汝居稷官。與列女傳合。是尚書云。居稷。孔疏尚不誤。石經以後。皆誤爲后稷矣。各以其職來祭。職。誤。今據石壺

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闕本監本毛本改校勘記案正義本來下有助字禮記禮器正義公羊僖十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注引並作各以其職來助祭據有三書非同孤證是經文本有助字石臺本脫諸本仍之矣臧氏按唐注云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又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注云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似經本有助字蓋襲用舊本有助字經之注耳福案助祭是也祭乃周公之事四海之職但可言助祭耳又案史記封禪書集解引鄭注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南齊書禮志上引孝經鄭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唐書王仲丘傳引鄭注孝經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臧氏按正義曰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大致本鄭注越嘗此本作嘗今據葉本改盧氏文弼云越嘗卽越

昔者至孝乎○正義曰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卽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禮又作越嘗

【疏】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

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既明聖治之義乃總其意而答之言周公聖人首爲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言無以加也〔注〕后稷至配之○正義曰云后稷周之始祖也者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廬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好種樹麻叔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祖饒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受命作周按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是也云郊謂闕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祀祭也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鼗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闕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闕丘南郊也云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者按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

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主，天神乃止。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按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迎在未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也。明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蟄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啓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預迎，則其初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啓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元以祭法有周人禘嘗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注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以駁之曰：按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種。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殿父之義也。且徧窺經籍，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言於郊爲壇，以象天圜。圜丘卽郊也。郊卽圜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元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伏以孝爲人行之本，祀爲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頃修撰備經，斟酌究理，則依王肅爲長。從衆則鄭義已久，王義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義宗王鄭，是非於禮記其義尤多，卒難詳縷。說此略據機要，且舉二端焉。（注）明堂至之也。○正義曰：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者，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云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者，五方上帝卽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按鄭注論語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爲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樸，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殿。五帝專於昊

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后稷配郊。以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燿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元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卽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按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闔。三十六戶。七十二闔。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元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闔四闔。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闔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闔者。象八節也。四闔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卽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編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注〕君行至祭也。○正義曰。云君行嚴配之禮者。此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云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者。謂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元纁繡纁也。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成王年幼。幼作幼。今據毛本改。云后稷周之始祖也者。周字下本有公字。今據校勘記云。公字驗奔走。執豆蓬。亦是助祭之義也。【補】成王年幼。幼作幼。今據毛本改。云后稷周之始祖也者。周字下本有公字。今據校勘記云。公字衍文。刪馬牛過者。馬誤焉。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冰上飛鳥。以其翼覆鷹之。冰誤水。今據監本

毛本閩本改。校勘記云。監本鷹作鷲。史記本紀。鷹作鷲。黎民祖饑。祖誤阻。校勘記案。史記周本紀。阻饑作始飢。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今文尚書作祖飢。其證有五。五帝本紀曰。黎民始飢。一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二也。孟康注漢書曰。祖始也。古之言阻。三也。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四也。毛詩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五也。今據校勘記。及尚書撰異改。圍鐘爲宮。鐘誤鐘。今據毛本監本改。校勘記引五經文字云。鐘樂器。鍾量名。今經典或通用。鍾爲樂器。案開成石經。凡樂器之鐘。皆作鍾。周公攝政。踐阼而治。阼誤阼。今據監本毛本改。無匹不行。匹誤主。校勘記案。公羊傳作匹。今據此改。威仰木帝下。脫去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注。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廿五字。今據儀禮經傳通解。續增王義。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義宗。兩具字皆誤爲其。今據校

勘記案語改。於禮記其義尤多。尤誤文。今據盧氏弔弓校本改。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誤爲按禮記明其二端。注明堂。今據王誤改。鄭玄云。玄讓炫。今據校勘記案語改。夏后曰世室。曰讓氏。今據校勘記案語改。以茅蓋屋。蓋作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校勘記云。五經文字。又公害翻。並見什部。什音草。明皇御注。孝經。石毫亦作蓋。今或相承作蓋者。乃從行書訛俗。不可施於經典。今孝經作蓋。福案當作蓋。說文蓋从廿。从蓋也。八牖者。象八節也。象誤卽。今據正誤改。九月。西方成。九誤六。今據校勘記案語改。執豆籩。豆誤筮。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且豆籩二字倒置。今據校勘記案語易正。福案。此注疏於孝經郊祀宗祀之禮。皆無發明。惟家大人曰。孝經聖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屬周公其人。專謂洛邑。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宗。見于召語洛語。多士也。乃讀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意。亦不得其解矣。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夷齊既死。殷士未服者多。戰要囚之。未能和睦。無怨。不獨武庚之叛也。此時鎬京。尚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故曰。武王未受命也。未無也。況成王又幼。有家難哉。於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用陟配天之殷禮。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命也。若使武王成王。在鎬郊祀宗祀。而諸侯殷士。不全來臣服助祭。卽不能定。爲易姓受天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於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勤于見士。卽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又召語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計自二月至夏。皆功于新洛邑明堂各工。然明堂功雖將成。尚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作告成王。成王卽命周公。行宗禮洛誥之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幸而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矣。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上下無怨。人心大定。爲周禎福。而無後患。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功宗之禮。卽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於是時。復冬祭文王武王。但二駢。不祀上帝。又入太室禘王。賓亦成格。使人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文武。而未祀于郊與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雖以武王滅商之大武。未能受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福引經證明之。尙書洛

詩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牧公功迪將其後多方曰爾乃屢迪不靜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落語曰亦讖其有不享福案此諸侯尚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未和睦上下有怨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引之讀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牧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是衍尙書疏及之而經義述聞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牧公功爲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卽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讀帥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第一未字指四方亂定第二未字指克牧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於其間公功迪將其後卽克牧宗禮也漢讀未可遷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意矣召語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牖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尙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卽其事也召語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后稷二牲也洛語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福案此成王因諸侯殷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洛語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彌不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王若曰悼宗將禮稱秩元祀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悼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禮亦未克牧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大工也用衆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納是也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功宗功作元祀是也詩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洛語曰乃單文祖德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小忠曰予其懲而愆後思又曰未堪家多難我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康語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召語曰共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禮記明堂位全篇

福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助祭。以定天命。卽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反覆以夏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禋。迄用有成者。卽克枚宗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祀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禎矣。釋詩書各句。情事可見。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釋詩文王七章。則全是在鎬。而追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廟之多士。卽尙書之多士。我將之將。卽惇宗將禮之將。肇禋卽肇稱殷禮。初基也。清廟卽明堂。維清卽清廟也。多士曰。臣我多遜。又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閑字。孔傳訓宗禮爲尊禮。殊空也。君禔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福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殷禮也。又家大人云。詩頌之肇。禮。及此肇稱之肇。皆當卽與兆同。兆者壇之營域。卽洛郊攻營之位。不當專訓爲始。猶訪落之落。卽洛誥之洛。加艸爲落。从洛起義。義不專於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蓋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爲據也。書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爲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洛誥後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前郊不言騂。是自牡明矣。禮記中庸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福案。據此可見。鎬京武王。未行配天。配上帝之祀。與孝經相合。不然。何以孔子必曰。則周公其人。學者習讀僞武成。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尙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之黜。在成王周公之時。殷命未黜。周未能言受天永命也。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明堂之月也。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洛誥曰。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福案。周書奔走。臣我。凡三見。此監字亦非閑字。家大人云。文王世子。稱周公居攝。尙書無攝字。而有監字。監卽監國之義。後儒于此。略不省之。不知成王命周公。監東國。見于洛誥。卽多方之臣我監五祀也。監五祀。卽周公居攝之五年也。臣我監。卽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午。蒞五十五年甲申。爲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歷。謂作召誥。在居攝七年。此不知尙書監五祀。經文中本有明文。鄭氏康成。深明歷算。定爲五年。推算召誥名月日。悉合。然亦未知監五祀卽居攝五年。此誠漢以來未發之義也。洛誥曰。孺子來相宅。戊

辰王在新邑蒸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成格。王入太室禲。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誦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城內廟成。行冬蒸祭禮。祭畢仍歸鎬。命周公後保洛也。以上證明。家大人說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禮。功宗也。又家大人宗禮餘說曰。宗之爲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从宀。从示。倉頡造字之始。指事會意已定矣。所謂宗尊也。特其聲義耳。虞書曰。至于岱宗。岱當絕句。宗絕句。柴絕句。此唐虞以前。秦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曰宗之始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卽郊也。禮于六宗。卽宗禮也。宗禮以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禮外。別有六宗也。若以至于岱宗爲句。則至于南岳。曷不曰。如岱宗禮。而祇曰如岱禮。明宗字單讀也。月令曰。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曰。靈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乃實字。若空訓爲尊。則天尊爲不辭矣。又家大人明堂圖詳如循說。命匠以尺抵丈。則可成縮樣。又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王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誠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

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周人漢人謂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古禮也。家大人明堂論云：粵惟上古，水土荒泆，槽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於是。饗射獻俘，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寢食恆於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闕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今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迹。譬之上古衣裝未成，始有鞮皮，椎輪初制，惟尙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編謂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乃單文祖德。鄭康成書注謂虞文祖，卽周明堂。然則舜受終之文祖，卽周公之明堂也。蓋居攝五年，作洛誥時，尙沿古文祖之名。至六年制禮後，始立明堂之名。明堂二字，始周公也。曲禮疏引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注）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

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敬，能致敬於父母也。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注）聖人因其

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縣衾餼枕，以教愛也。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

治。(注)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其所因者本也。(注)本謂孝也【音義】膝辛七

木入水。黍羊尙以養反父母日嚴人實反注同日者實也日致其樂音洛下親近附近於母自致其樂至其政不嚴而於母本今無

治直吏不令力正而行自不令至而【補】故親生之膝下膝誤作膝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監本改縣衾衾枕

竹字往往作升如制節謹度之節石臺本作節此篋字亦隸體也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臧氏按經親嚴對文讀當故親生之膝下句以養逗父母日嚴句以養與生之相對養長也致其樂親近於母正義曰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臧氏按舊注與釋

文合知卽鄭解也士章責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責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注蓋言親愛近於母嚴敬近於父【疏】故親至本也○正義曰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之

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故云以養父母日嚴也是以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以受故聖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治也然其所因者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注)親猶至母也○正義曰云親猶愛也

者嫌以親爲父母故云親猶愛也云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者按內則云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孩而名之按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故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云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之時也者言孩幼之時已有親愛父母之心

生也云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者春秋左氏傳石碻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方猶道也謂教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教之者按禮記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賈劍辟咻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爲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及長則能致敬其親也(注)聖人至愛也○正義曰父子之道

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教也。云出以就傅者，按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鄭云：外傅就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按十年出就外傅，指命士已上。今此引之，則尊卑皆然也。云趨而過庭，以教敬也者，言父之與子，於禮不得常同居處也。按論語云：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故注約彼文以爲說也。云抑搔搔痛，縣衾篋枕，以教愛也者，此並約內則文。按內則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篋，縣衾篋枕，斂篋而揭之。鄭注云：須臥乃敷之也。榻，榻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縣，枕則置於中。言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教親則忘愛，此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注〕聖人至理也。○正義曰：云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者，聖人謂明王也。聖者通也，稱明王者，言在位無不照也。稱聖人者，言用心無不通也。順羣心者，則首章以順天下是也。以行愛敬者，則天子能愛親敬親者是也。云制禮則以施政教者，則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蓋言王化順此而行也。言亦者，三才章已有成理之言，故云亦也。〔注〕本謂至孝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制曰：夫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導之斯通，壅之斯蔽。故先王慎其所養，於是乎有胎中之教，膝下之訓，感之以惠和，而日親焉，期之以恭順，而日嚴焉。夫親也者，緣乎正性，而達人情者也。故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範，則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謂。〔補〕孩小兒笑也。校勘記案說文云：孩作咳，又云古文咳从子，闕本監本毛本笑作笑，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笑喜也。其本於先祖也。〔補〕字从竹，从天，天聲，竹爲樂器。五經文字云：从竹下犬，非是。案說文口部欠部，女部皆作笑。今據此改。子能食食，上食字，誤作飲。校勘記案飲當作食，讀如字。下食字音嗣，或疑與下食字重，遂改爲飲。今據此改。男唯女俞，唯誤佳。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九年教之數，日日誤。目今據監本毛本改。云出以就傅者，就誤外。今據監本毛本改。鯉趨而過庭，下脫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

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廿九字。今據正誤增。縣衾篋枕。衾誤食。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以教愛也者。愛字下多者字。校勘記案注無上者字。此衍文。今據此刪。疾痛苛癢。苛作疴。今據禮記內則改。是嚴多而愛殺也。愛誤成。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不教親則忘愛。教誤和。今據正誤改。聖人謂明王也。王誤正。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春秋說題辭注。讀至以養父母為字。然則日嚴二句。當別為一句讀之。又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曾子本孝篇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此即其所因者本也。之本字。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注〕

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注〕謂父為君。以臨於己。恩義之厚。莫重於斯。【音義】父子

之道。古文從此已。續音俗相。焉。本今下別為一章。續也。作莫。大焉。復。扶又。何加焉。自復字至。經云。續莫大焉。是漢晉舊本亦作續焉。大焉者。此文

疑有脫誤。【疏】父子至重焉。○正義曰。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是天性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

有父之尊。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為重也。〔注〕父子至之義。○正義曰。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云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者。言父子相親。本於天性。慈孝生於自然。既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為嚴君也。〔注〕父母至於斯。○正義曰。按說文云。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於前也。此則傳續之義也。〔注〕謂父至於斯。○正義曰。上引家人之文。言人子之道。於父母有嚴君之義。此章既陳聖治。則事繫於人君也。按禮記文王世子。稱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義。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言既有天性之恩。又有君臣之義。厚莫莫過於此也。【補】

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愛誤親。今據正誤改。同君之敬。誤倒爲同之君敬。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君之於世子也。世誤太。今據禮記文王世子改。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之下多者字。今據文王世子刪。厚重莫過於此也。莫誤其。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孝經孔子言性。祗此章二性字。喪親章一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祗性相近也。一性字。共四字而已。證以孟子。仁之於父子也。其義更爲互明。性命古訓最爲明顯。毀不滅性。性卽是生。更爲明淺。蓋性無奧義。無事繁言空論也。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

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注〕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以順則逆。民無

則焉。〔注〕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注〕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雖

得之。君子不貴也。〔注〕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音義〕故不愛其親。古文從此已。下別爲一章。謂之悖。補對反。注下同。德。

若桀。其烈。反。紂。丈久。反。是也。〔補〕凶謂悖其德禮也。德誤得。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疏〕故不至貴也。○正義曰。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所謂

是教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是爲悖德悖禮也。唯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謂心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注〕言盡至悖也。○正義曰。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者。此依孔傳也。則天子章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者。按禮記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是知人君若違此。不盡愛敬之道。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注〕善謂至禮也。○正義曰。云善謂身行愛敬也者。謂身行愛敬。乃爲善也。云凶謂悖其德

禮也者，悖猶逆也。言逆其德禮則為凶也。〔注〕言悖至貴也。○正義曰：云言悖其德禮者，此依魏注也。謂人君不行愛敬於其親，鄭注云：悖若桀紂是也。云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者，言人君如此，是雖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篡逐之禍，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賤惡也。**【補】**是知人君若違此，不盡愛敬之道，違誤達。此字下脫不字。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增。云雖得志於人上，上字下多。

〔注〕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注〕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注〕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棄於君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注〕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音義】**言中詩書，丁仲

然。〔注〕下悖於德禮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注〕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反，下同。自若字。行思可樂。如字音。洛注同。難進而盡。津忍反。中易。以鼓反。退而補過。古臥反。傲。戶敬反。漸也。不令。力政反。下文並注並同。而伐謂之

暴。蒲報反。自難進。至報反。本今無。**【補】**而行其政令，而行諫行而。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正。行思可樂，臧氏按釋文，及上中字音，知鄭注此云行中禮樂，樂如字讀音洛，二字淺人所加。難進而盡中之中，盧氏文弼云：中古與忠

通**【疏】**君子至政令。○正義曰：前說為君而為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慎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業可以為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修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民，則人畏威而親愛之。法

則而象教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注〕不悖於德禮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言君子舉措皆合德禮，無悖逆也。〔注〕思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

思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

思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

思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

思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

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也。〔注〕立德至可法也。○正義曰：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云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者，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己，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注〕容止至度也。○正義曰：云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者，此依孔傳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威儀即儀禮也。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按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圓曲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云進退動靜也者，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按易乾卦文言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進退則動靜也。云不越禮法，則可度也者，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注〕君行至君也。○正義曰：云君行六事，臨撫其人者，言君施行六事，以臨撫其人，六事，即可度已上之事有六也。云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棄於君也者，按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叙君之威儀也。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義同也。〔注〕上正至行也。○正義曰：云上正身以率下者，此依孔傳也。論語：孔子對季康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正其身之義也。云下順上而法之者，言正其身以率下，則下人皆從之，無不法。云則德教成政令行也者，言風化當如此也。〔補〕君臨其民，據闕本監本毛本改，言者心之聲也，心誤意，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道謂陳說也，謂誤者，說誤悅，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云立德行義，云誤，此今據正誤改，云制作事業，云誤，知作誤，云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魯徐生善爲容，校勘記云：漢書儒林傳，容作頌，案頌正字，容假借字，云則德教成，成誤我，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編案董仲舒春秋繁露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

樂容止可親此之謂也詩相鼠箋謂止即孝經容止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注〕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音義】詩云

此詩曹風鳴鳩之篇語淑人常六反其儀字從人不忒他得反差也【補】淑善也忒差也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鄭注曰忒差也臧氏按釋文曰忒差也本注【疏】詩云至不

曰夫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曹風鳴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失也〔注〕淑善至法則○正義曰云淑善也忒差也者此依鄭注也淑善釋詁文釋言云爽差也執互相訓故忒得爲差也云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者亦言引詩大意知此也

【補】〔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爲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

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知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

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

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曰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

言少。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尙書。書言威儀者二。顧命。自亂于威儀。酒誥。用燕喪威儀。再稽之詩。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十有七。汎彼柏舟。一見。賓之初筵。曰見。既醉以酒。兩見。鳧鷖在涇。一見。民亦勞止。一見。上帝板板。一見。抑抑威儀。三見。天生蒸民。一見。瞻仰昊天。一見。時邁其邦。一見。思樂泮水。一見。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慎爾出語。無不柔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慎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卽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德。則穆穆敬明。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爲則。永永印印。四方爲綱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靡有不孝。自求伊祐矣。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者。受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卽所以保性。卷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繼之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四方爲綱。此亦卽鳧鷖威儀爲四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匪特詩也。孔子質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毫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福謂家大人此說。最爲明顯周備。實孔子授曾子。其儀不忒之義。家大人又曰。此章兩言政字。論語引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此政必從孝友而施。卽孔子孝經之所由來。猶之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爲孟子性善所由來。孔孟之學。未有不本之詩書者也。福又案禮記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出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謂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廩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闈人辟之。滲內。需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此曾子受孔子容止可觀之訓。而力威儀之證也。故論語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亦曾子傳孝經容止威儀之義也。

孝經注疏卷六

紀孝行【音義】

下孟反

章【疏】

正義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盡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治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補】

次聖治之後。治誤人。今據校勘記案語改。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注〕平居必盡其敬。

養則致其樂。

〔注〕就養能致其懼。

病則致其憂。

〔注〕色不

滿容。行不正履。

喪則致其哀。

〔注〕辨踊哭泣。盡其哀情。

祭則致其嚴。

〔注〕齊戒沐浴。明發不寐。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

親。〔注〕五者闕一。則未爲能。

【音義】也盡。

津忍反。

禮也。

一本作盡其敬也。又一本作盡其敬禮也。今本作居則致其敬。

養。

羊尙反。

則致其樂。

音

病則致

其憂。

疾甚曰病。

辨。

婢亦反。

踊。

羊冢反。

泣。

器立反。

齊。

側皆反。本又作齋。

必變食。敬忌踰。

子六反。自必變至子六反。本今無。

【補】

辨踊哭泣。石臺本。踊作踰。案說文有踊無踰。今

本作踊是也。盡禮也。臧氏按上也。字當衍。注以盡禮釋致敬。廣要道章。六禮者敬而已矣。餘二本非齊。必變食。敬忌踰。臧氏按踰下當脫踏字。

【疏】

子曰。至事親。○正義曰。致猶盡也。言爲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其恭敬。

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親之懼。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鬻。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攀號毀瘠。終其哀情也。若卒哀之後。當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貴賤。其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也。〔注〕平居必盡其敬。○正義曰。此依王

注也。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皆是盡敬之義也。〔注〕就養能致其懼。○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懼。〔注〕色不至正履。○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禮記文王世子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記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豎。其有不安節。世子色憂。不滿容。此注減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僇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注〕辨踊至哀情。○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並約喪親章文。其義具於彼。〔注〕齊戒至不寐。○正義曰。此皆說祭祀嚴敬之事也。案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二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祭祀如此也。〔注〕五者至爲能。○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凡爲孝子者。須備此五等事也。五事若闕於一。則未能爲事親也。

【補】

謂平常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其恭敬。今本無在字。之時下多一也字。其誤於今據正義增刪改。致親之懼。懼誤孝。今據正義改。敬進甘脆而後退。進誤道。今據石峯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言孝子冬溫夏清。清作清。今據閩本毛本改。

記古之世子。記誤此。今據正義改。其有不安節。節誤止。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雖僇人非其倫。僇閩本監本毛本作擬。校勘記案。作僇是也。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亦誤以今據毛本改。其義具於彼。具誤與。今據正義改。嚴敬之事也。事誤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必先齊戒沐浴也。沐誤沫。閩本監本毛本作沫。校勘記案。當作沐。沫水名。今據此改。祭祀如此也。祀誤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論語爲政云。生事之以禮。孟子云。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善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曾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曾子養曾皙。常以皓皓。是以曾皙眉壽。此即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也。漢陸賈新語。慎微篇。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周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亦此義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此即病則致其憂也。曾子大孝篇云。父母既沒。以哀祀之。立事篇。居哀而親。

其貞也。本孝篤。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卽喪則致其哀也。禮記祭義云。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王藻云。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黧黧。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言容。爾。此卽祭則致其嚴也。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孝之以禮。此皆是五者備矣之義也。事親者。居上不驕。〔注〕當莊敬以臨下也。爲下不亂。〔注〕當恭謹以奉上也。在醜不爭。〔注〕醜衆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衆也。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

醜而爭則兵。〔注〕謂以兵刃相加。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注〕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

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音義〕在醜。昌九反。不爭。爭鬪之爭。注及下同。不忿。芳粉反。爭也。好。呼報反。自不忿。至呼報反。本今無。

亂則刑罰。及其身也。自罰字至身。也。本今無。雖日用三牲之養。羊尙反。後九。不敢惡。烏路反。於人親。〔補〕不敢惡於人親。臧氏

敢惡於人。注當引此以證不孝。而文有脫誤。〔疏〕事親至孝也。○正義曰。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爲驕溢之事。爲臣下者。不可爲撓亂之事。在醜衆之中。不可證不孝。而文有脫誤。爲忿爭之事。是以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爲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辟。在醜衆須去爭。不去則兵刃

或加於身。若三者不除。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孝之子也。〔注〕醜衆也。爭競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醜衆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注〕謂以兵刃相加。○正義曰。此依常義。案左傳云。晉范鞅用劍以帥卒。杜預曰。用短兵接敵。此則刀劍之屬。謂之兵也。必有刃堪害於人。則左傳齊莊公。請自刃於廟是也。言處儕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刃相讐害也。〔注〕三牲至非孝也。○正義曰。云三牲太牢也者。三牲牛。羊。豕也。案尙書召誥。稱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云用太牢也是謂三牲爲太牢也云孝以不毀爲先者則首章不敢毀傷也云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驕爲下而亂在醜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云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者言奉養雖優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固非

孝也【補】終貽父母之憂貽誤胎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此則刀劍之屬刀誤作刃今據左傳注改皆可亡身者亡誤立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福案中庸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又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案倍者背也背近亂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曾子立事篇庶人日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禮記曲禮在醜夷不爭此即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之義也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琴操云匡人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又案此即在醜不爭之義亦即在醜而爭則兵之反也曾子制言下篇不通患而出危邑又云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孟子離婁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寇退曾子反又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此亦曾子受孔子在醜不爭之義以盡孝道也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即不驕不亂不爭敬謹以養父母之義也

五刑章【疏】

正義曰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皋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禮記服問云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之

【補】

禮記服問

云服問誤問喪今據禮記改又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二句誤倒今亦改正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注】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要君者無上

【注】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注】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非孝者無親【注】

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注〕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乃是大亂之道。【音義】五刑之屬三

千。墨、劓、剕、宮、大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若和反。科。本今無。條三千。謂劓。魚器反。截。剕其額而。鼻之刑。墨。涅之以墨。宮割。

男子割勢。女子宮閹之。呂刑及周禮。大辟。婢亦反。穿。音俞。又。盜。徒到反。盜從次。次似延反。口液。也。他皆放此。俗作盜者全非。竊者劓。與周禮。並直作宮字。或作瞎字。本今無割字。下。同。川。窰。音豆。劫。注不同。

居業。反。賊傷人者墨。義與周禮。卷下同。男女不與禮交。本或無交。字者非。者宮割。周禮本無割字。見上宮割注內。垣。音。衰。牆。本或作廡。同疾良反。開人關闕。

音樂字。或作簫。作鑰。通用。字。口。口。口。與周禮並。口。口。同。微異。手殺人者大辟。亦與周禮註不同。大辟死。刑。自穿字至此。本今無。要。一。衛。反。君者無上。非侮。亡宵反。本。今無侮字。聖人者。

已。口。口。口。口。人行者。一本作。非孝行。行音下孟反。【補】聖人制作禮法。法誤樂。今據石華本岳本改。釋文校勘記云。女子宮閹之宮字。或作瞎。字。盧本瞎作瞎。云。閹。卽。閉。之。變。體。情。篤。譌。瞎。者。去。牛。羊。之。勢。也。宮。刑。與。相。似。今。改。正。

臧氏鑄堂云。當作瞎。從肉。大辟。盧本作瞎。大辟。云。舊。脫。今。補。顛。氏。廣。圻。云。此。誤。補。也。上。注。三。千。下。云。墨。劓。剕。宮。大。辟。此。注。作。剕。不。作。瞎。之。證。又。云。與。周。禮。並。同。微。異。攷。周。禮。經。作。則。注。引。書。傳。作。瞎。此。其。異。也。開。人。關。闕。音。樂。或。作。鑰。通。用。葉。本。或。字。用。字。下。亦。空。闕。盧。

本補者瞎二大字。又注文並同二字。脫同字。葉本大辟。本今四字空闕。已。口。口。口。口。口。葉亦空闕。盧本作已下十四本字。本今無攷證。又云。此所補未必確非。侮亡宵反。盧本有作甫與孝治章釋文合。人行者。盧氏文昭云。人上當有非字。而罪莫大於不孝。正

義曰。舊注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去在三千條外。周禮大司徒職。一曰不孝之刑。釋曰。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深塞逆源。此乃禮之通教。臧氏按賈氏。知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據鄭注孝經言之也。與正義所引舊注合。鑄堂謂正義所

引舊注，卽鄭。子日至道也。○正義曰：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解此其信。【疏】之，就此三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凡爲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君命

宜奉而行之，敢要之，是無心違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爲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卉木無識，尙感君仁，禽獸無禮，尙知戀親，況在人靈，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此爲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注）五刑至不孝。○正義曰：云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者，此依魏注也。此五刑之名，皆尙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乘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則足曰剕，釋言云：剕，則也。李巡曰：斷足曰則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女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椽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案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幽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宮，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攘橋度者，其刑死。案說文云：髡，髡骨也。則臍謂斷其膝骨，此注不言臍，而云剕者，據呂刑之文也。云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者，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此三千條中，罪之大者，莫有過於不孝也。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按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既云學斷斯獄，則明有條可斷也。何者？易序卦稱：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自屯蒙至需訟，卽爭訟之始也。故聖人法雷電以申威，刑所興其來遠矣。唐虞以上，書傳雖詳，舜命皋陶有五刑，五刑斯著，案風俗通曰：皋陶謨是虞時造也。及周穆王訓夏，李悝師魏，乃著法經六篇，而以盜賊爲首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凡

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前世不忘。後世爲式。而安宏不孝之罪。不列三千之條中。今不取也。〔注〕君者至無上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按晉語云。諸大夫迎悼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爲臣下。皆稟君敎命。而敢要以從己。是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注〕聖人至法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聖人之法也。〔注〕善事至親也。○正義曰。孝爲百行之本。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親愛之心也。〔注〕言人至之道。○正義曰。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補〕

尙感君仁。仁誤政。今據正義改。刻其類而涅之曰墨。刻誤割。今據校勘記案語改。與椽去其陰。校勘記云。監本毛本椽作椽。案說文作斲。云去陰之刑也。玉篇作剗。云刑也。今書呂刑作椽。尙書撰異作剗。疏云。今本剗作椽。此唐天寶三載。衛包所改也。孔訓剗爲椽。陰。衛妄爲剗。古字椽。今字以椽改剗。而宋開寶五年。又改釋文。大書剗爲椽矣。正義亦遭天寶後。改從衛包。而時有改之未盡者。如卷二引鄭本尙書。剗則剗。剗。此篇云。剗椽人陰。是其證也。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校勘記云。宋王應麟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始於隋。說文。體。膝骨也。今本體誤贖。今據說文改。則贖謂斷其膝骨。則誤則。今據本監本毛本改。以麗萬民之罪。麗誤厲。今據校勘記案語改。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千則周三四字。是墨釘未刻。今據本監本毛本補。及河授璧。璧誤壁。今據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氏注。商湯所制法也。宋王氏困學紀聞注。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福案。此非繁簡也。三百者其綱。三千者其目。但舉大數。如言詩三百。禮儀三百。曲禮三千耳。非于三千之數。一條不多。一條不少。不必臆濼也。說文曰。內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出不容於內也。士卽易突字也。福謂到子卽倒子。不孝不順爲突。易曰。突如其來。如。蓋謂不孝非常有之事。故說文曰。不順忽出。既有其事。則必處之以刑。故曰。焚如死如棄如。此誠大亂之道。所以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焉。又案周禮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前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之。莽依此作刑也。惠氏定字。易經古義。引鄭康成曰。震爲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

刑也。家大人云。志在春秋。爲弑君父者。嚴刑法也。行在孝經。爲事君父者。率性道也。文言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易教兼春秋孝經言之也。

廣要道章【疏】

正義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

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

【補】故以名章。名誤行。今據岡本監本毛本

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

【補】改化行而後德彰。德誤偏。今據正誤改。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注〕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注〕風

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注〕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

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音義】莫善於弟。

本亦作悌。同大計反。

人之行之。

下孟反。

次也。樂感人情者也。惡

烏路反。

鄭聲之

亂樂也。上好

呼報反。

禮。則民易

以鼓反。

使也。【補】

莫善於弟。弟作悌。今據鄭注本改。臧氏按釋文孝悌字。有弟悌二本。而陸必以弟爲正。如廣要道章。廣場名章。經三才章注。今皆作弟者。因陸云。本亦作悌。淺人不

得擅改也。如開宗明義章。注感應章經。陸無本亦作悌之言。後人悉改爲悌矣。鄭聲之亂樂也。臧氏按論語作亂雅樂。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臧氏曰。按此及上注。皆引論語文。論語孝經相應。【疏】

子曰。至於禮。○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要道之義。言君欲教民。親於君

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能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注〕言教至悌也。○正義

曰言欲民親愛於君禮順於長者莫善若身自行孝悌之善也〔注〕風俗至於樂○正義曰云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者子夏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章昭曰人之性繫於大人大人風聲故謂之風隨其趨舍之情欲故謂之俗詩序又曰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是入樂聲之義也云變隨人心正由君德者詩序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以斯言之則知樂者本於情性聲者因乎政教政教失則人情壞人情壞則樂聲移是變隨人心也國史明之遂吟以風上也受其風上而明其夫乃行禮義以正之教化以美之上政既和人情自治是正由君德也云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者詩序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皆是因樂而彰也案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則自生人以來皆有樂性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六英帝嚳曰五章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則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注〕禮所至下也○正義曰云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者此依魏注也禮記云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是也云故可以安上化下也者釋安上治民也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合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宏斯教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

【補】

此夫子述廣要道之義道字脫今據正誤增莫善於行禮以帥之帥誤帥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隨其趨舍之情欲趨誤

越今據監本毛本改家殊俗殊誤珠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傷人倫之廢傷誤復今據詩序改舜曰大韶大誤太今據監本毛本改武曰大武武誤光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則樂之聲節則誤於今據正誤改禮記云記字脫今據正誤增非禮無以別男女別誤辨今據禮記改樂記云誤制百口樂異人而合愛文誤人同誤合今據禮記樂記改敬愛之極敬誤教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故必由斯人以宏斯教教誤敬今據正誤改福案禮記經解引孝經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二句以證隆禮有方諸說然則經解此節皆孝經此二句大義也史記

主父偃傳亦引此二句矣。又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此即是教民孝弟禮樂之本義也。班固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畜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滄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者，敬而已矣。〔注〕敬者，禮之本也。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

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注〕居上敬下，盡得懼心，故曰悅也。所敬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音義】則子說。音悅注及下皆同。盡津忍反。禮以事。自人行至事，此本今無。此之謂要。因妙反，下同。道也。【疏】禮者至道也。○正義曰：此承上莫善於禮也。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

主於敬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曰寡，而悅者衆，即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注〕敬者禮之本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曲禮曰：毋不敬是也。〔注〕居上至悅也。○正義曰：云居上敬下者，案尚書五子之歌云：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謂居上位須敬其下，云盡得懼心，故曰悅也。者言得懼心，無所不悅也。案孝治章云：故得萬國百姓及人之懼心是也。舊注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者，此依孔傳也。一人指受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指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補】又明敬功至廣，又誤人。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千誤子。今據毛本改。臧氏按正義，凡五引舊注，其四皆與鄭同，則此亦鄭注也。

孝經注疏卷七

廣至德章【疏】

正義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注〕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教以

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注〕舉孝悌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

不敬其父兄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注〕舉臣道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音義】而

日人實反。語之。魚據反。但音誕。皆放此。天子事三老。三老。三公致仕。天子兄弟五更。音庚。三老五更。謂老人知三德。五事者。自天子至事者。本今無。【補】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校

勸記云。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福案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注引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見之。又任彥昇齊陵文宣王行狀。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注引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臧氏按文選注。兩引孝經。皆無上下也字。疑今本衍。又注門戶二字。正義經家字。唐注改作家到。【疏】子曰。非石室本。門改家。諸本仍之。又案釋文。校勸記。天子事三老。盧本。事上補父字。天子兄弟五更。葉本。盧本。弟皆作事。是也。至君

者也。○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聖人君子。教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悉至而日見之。但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爲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爲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爲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也。〔注〕言教至於外。○正

義曰此依鄭注也。祭義所謂孝悌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是流於外也。〔注〕舉孝至父兄也。○正義曰云舉孝悌以爲教者。此依王注也。案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卽謂發諸朝廷。至乎州巷是也。云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者。言皆敬也。案舊注。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爲教孝悌之禮。案禮。孝敬自有明文。假令天子事三老。蓋同庶人倍年以長之敬。本非教孝子之事。今所不取也。〔注〕舉臣至君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案祭義云。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者。諸侯列國之君也。君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爲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棄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爲將教爲臣之道。固須天子身行者。按禮運曰。故先王忠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冊祝稱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冊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補〕則天下之爲人君者。人字脫。今據正誤補。至乎州巷。州誤闕。今據禮記改。案下作州里。亦非也。亦改正。此依王注也。王誤玉。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案禮。孝敬自有明文。孝誤教。今據正誤改。假令天子事三老。監本毛本令作今。非也。君朝覲於王。君誤若。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福案班固白虎通德論號篇曰。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注〕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

者乎。【音義】詩云。此大雅生民之什。澗酌之篇語。愷。本又作豈。同。悌。本又作弟。同。徒禮反。一音待亦反。君子。【疏】詩云至者乎。○正義曰。夫子既述至德之樂也。悌易也。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爲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誰也。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爲異。其大意不殊。而臯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爲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諱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注〕愷樂至母也。○正義

者乎。【音義】詩云。此大雅生民之什。澗酌之篇語。愷。本又作豈。同。悌。本又作弟。同。徒禮反。一音待亦反。君子。【疏】詩云至者乎。○正義曰。夫子既述至德之樂也。悌易也。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爲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誰也。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爲異。其大意不殊。而臯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爲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諱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注〕愷樂至母也。○正義

曰。愷樂。佛易。釋詁文云。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者。亦言引詩大意如此。蒼生。尙書文謂。天下黔首。蒼蒼然衆多之貌也。孔安國以爲蒼蒼然生草木之處。今不取也。

【補】

乃引大雅澗酌之詩。澗誤洞。今據詩經改。詩云。愷樂君子。愷樂。

作凱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皇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結誤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廣揚名章【疏】

正義曰。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廣至德之後。

【補】

次廣至德之後。至德二字脫。今補。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注〕以孝事君則忠。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注〕以敬事長則順。居家理。故

治。可移於官。〔注〕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注〕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

【音義】兄弟。

大計反。本作悌。下注皆同。

故順可移於長。

丁丈反。注皆同。

居家理。故治。

直吏反。注同。讀居家理。故治絕句。

是以行成於內。

下孟反。

【補】

居家理。故治可

移於官。家大人云。正義謂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故字。釋文讀故治絕句。是唐初。古本無故字。無故字是也。此章當讀故忠句。故順句。理治句。三可移。皆不與上相連。此古讀法也。正義謂君子所居二句。爲鄭注。然則鄭本無故字。若有故字。當注曰。故治可移於官。今但曰。故可移於官。明是鄭注經文。本無故字。三可移。皆不連上讀。皆以四字爲句也。御注始加故字。陸氏釋文。何以先有故字。然則釋文內故字。亦元邢所加也。又此鄭注。引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二句。以注事親孝。故忠。事兄弟。故順。其文義明。是故忠。故順。連上讀。鄭氏注可移。或另有言。爲明皇所刪矣。福謂故字。石臺石經皆已誤增。今姑存之。脩上三德於內。修誤脩。今據石臺本。及此本正義。標起止改。以孝事君則忠。臧氏按正義不曰。此依鄭注者。因欲明此爲士章之文。故略之。據下文注。知此爲依鄭注無疑。

【疏】

子曰

矣。○正義曰。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能孝者。故資孝為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者。故資悌為順。可移悌行以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治為政。可移治績以施於官也。是以君子若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則令名立於身。沒之後也。先儒以為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注〕以孝事君則忠。○正義曰。此士章之文義。已見於上。〔注〕以敬事長則順。○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亦士章之文。敬順義同。已具上釋。然人之行敬。則有輕有重。敬父敬君則重也。敬兄敬長則輕也。〔注〕君子至官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論語云。君子不器。言無所不施。〔注〕修上至後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三德則上章云。移孝以事於君。移悌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也。言此三德不失。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經云立而注為傳者。立謂常有之名。傳謂不絕之稱。但能不絕。即是常有之行。故以傳釋立也。

【補】

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述廣二字誤倒。今改正。可移治績。治誤於今。據正義改。若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若誤居。今據正義改。此士章之文。士誤一。今據正義改。敬順義同。順誤悌。今據校勘記案語改。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名誤今。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

傳謂不絕之稱。絕誤色。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

諫爭章【疏】

正義曰。此章言為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當諫諍也。曾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為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次廣揚名之後。

【補】

石臺本。唐石經岳本。諍皆作爭。校勘記案。

云。正義前後並作諫爭。經文爭臣。爭友。爭子。今白虎通引。並作諍。非。福謂各本作爭。固是。猶不如本經正文之作爭更切。今宜據此改。曾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因諸本作問。今據正義改。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注〕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

之。【音義】若夫

音符。

慈愛恭敬。敢問子從父之令。

力政反。下及注皆同。

【疏】

曾子至孝乎。○正義曰。前章以來。唯論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道。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

則已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教令，亦可謂之孝乎？疑而問之，故稱乎也。尋上所陳，唯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并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爲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于事父母，慈以旨甘，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寧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參體貌而兼取，所以并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則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蓋發言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卻明前理，而下有其趣，故言夫以起之。劉瓛曰：夫猶凡也。〔注〕事父至問之。○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以經云從父之令，故注變親爲父。按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引此二文，以成疑疏證。曾子有可問之端也。〔補〕

福謂子孝親，亦曰慈。慈愛卽孝愛也。故曾子大孝篇曰：慈愛忘勞，卽曾子傳孝經之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歷引孟子孝子慈孫，齊語慈孝於父母，諡法解慈惠愛親曰孝，以證之是也。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注〕有非

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

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注〕降殺以兩尊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爲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

也。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注〕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注〕父

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注〕不爭則非忠孝。故當不義，則爭

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音義】是何言歟。音餘下同。本今作與。孔子欲見賢遍諫諍諍諍也。此字從尹。音飢。逆反。兩尹相對。門也。象門之形。而非門者。非他

皆放此。二士自孔子至此之端。字本今無。不失天下。本或作不失其天下。其衍字耳。左輔右弼。皮密反。本又作拂。音同。前疑後丞。本亦作丞。使不危殆。大改反。下同。自左輔字至

此本今無。則身離力智反。於令名陷。陷沒也。陷從瓜非。下同。於不義。又焉於慶反。得為孝乎？【補】成父不義。父不二字。誤或之。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不失其天下。校勘記云。

石臺本無其字。釋文同。案正義本無其字。漢書霍光傳云。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陸德明云。或作不失其天下。其字衍耳。前疑後丞。盧本丞作承是也。則身離。校經錄云。身下脫不字。顧氏廣圻云。釋文無不字。音離。為力智反。最是離麗也。毛詩曰。不離于裏。正義謂之離麗。卽魚麗詩傳之麗麗也。則身不陷於不義。陷。誤。陷。閩本作陷。注及正義同。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監本。毛本。亦皆作陷。今據諸本改。福謂則身不離於令名。經文。石臺。開成石經。唐注。皆有。不字是也。獨此釋文無不字。偶脫耳。其力智反。亦可訓為分離也。此經文前曰。不失其天下。不失其國。不失其家。後有不陷於不義。則此中一句。必當曰。不離於令名。方合。詳見諸侯章。富貴不離補義下。

【疏】子曰至孝乎。○正義曰。夫子以曾參所問。於理乖僻。非諫明其深不可也。既諍之後。乃為曾子說。必須諫諍之事。言臣之諫君。君之諫父。自古攸然。故言昔者天子治天下。有諫爭之臣七人。雖復無道。昧於正教。不至失於天下。言無道者。謂無道德。諸侯有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國也。大夫有諫爭之臣三人。雖無道。亦不失於其家。士有諫爭之友。則其身不離遠於善名也。父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為臣子者。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之。又結此以荅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言不得也。按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也。【注】有非至不義。○正義曰。言父有非子。從而行。不諫。是成父之不義。云理所不可。故稱言之者。義見於上。【注】降殺

至國也。○正義曰。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謂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云。信而後諫。左傳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諫爲爭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鬼神乏主。季梁猶在。楚不敢伐。是有爭臣不亡其國。舉中而率。則大夫天子。從可知也。不言國家。嫌如獨指一國也。國則諸侯也。家則大夫也。注貴省文。故曰家國也。按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帥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七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宗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案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爲子爲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衆子不爭者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佐。乃少於匹夫也。又按洛誥云。成王謂周公曰。誕保文武受命。亂爲四輔。罔命。穆王命伯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輔之謂也。疑丞輔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按周禮。不列疑丞。周官歷敘羣司。顧命總名卿士。左傳云。龍師鳥紀。曲禮云。五官六。大無言疑丞輔弼。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卿。祿比次國。周禮何以不載。經傳何以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爲四鄰。孔注尚書。以四鄰爲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爲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左傳稱。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師曠說匡諫之事。史爲書。譬爲詩。士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夫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人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也。然父有爭子。士有爭友。雖無定數。要一人爲率。自下而上。稍增二人。則從上而下。當如禮之降殺。故舉七五三人也。劉炫之讖義。雜合通途。何者。傳載忠言。比於藥石。逆耳苦口。隨要而施。若指不備之員。以匡無道之主。欲求不失。其可得乎。先儒所論。今不取也。○正義曰。云令善也。○正義曰。云令善也。者。釋詁文云。益者三友者。論語文。卽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是也。云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者。論語云。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言善名爲受忠告而後成也。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離。不離卽不失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按內則云。父母

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以正道庶免陷於不義也

【補】

非諫爭之義非誤陳今據正誤改鬼神乏主之誤之今據左傳改則記之四輔記誤見今據正誤改

孔傳指家相宗老側室相諷祖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宗誤室今據盧氏文弼校本改閭命閭誤商今據尚書改總名卿士士誤七今據監本毛本改左傳稱昔周辛甲父之爲太史也辛甲誤主申今據左傳改誓爲詩誓誤鼓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以匡無道之主匡誤復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漢班固白虎通諍諍曰諫諍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紓周言失傾前疑主紓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夫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仗羣辟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後漢書劉瑜傳引鄭注曰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荀子子道篇云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又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善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又案禮記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之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又云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立孝

篇云。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懼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又云。可人也。吾任其通。不可人也。吾辭其罪。大孝篇云。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家人曰。諭猶諫也。又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事父母篇云。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制言中篇云。雖諫不受。必忠。曰。智。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謂無違。生事死葬祭之禮。與從父之令有別。班固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六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會說。不爲閔說。何耶。對曰。會孝而全。獨爲會而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曾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旣而曾參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福案家語。乃王廡采小說。僞撰。唐太宗據此以疑大賢。惜孔冲遠不知其僞。而不能對也。

孝經注疏卷八

感應章【音義】本今作**【補】**石臺本唐石經岳本作應感正義前後並**【疏】**正義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

之事言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修身慎**【補】**孝悌之至至誤事今
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爭之後**【補】**據校勘記案語改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注】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長

幼順故上下治【注】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注】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

而降福佑故曰彰也**【音義】**諄忍反孝於父視其常言符問分此已上字理也丁丈反長直吏反幼順故上下治注同神

明章如字本矣又作彰**【補】**言能敬事宗廟敬誤致今據石臺本岳本闕本監本改則神感至誠而降福**【疏】**子曰至彰矣○正義曰此章

致感應之事言昔者明聖之王事父能孝故事天明言能明天之道故易說卦云乾為天為父此言事父孝故能事天明是事父之道
通於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能察地之理故說卦云坤為地為母此言事母孝故事地察則是事母之道通於地也明王又於宗

族長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又明王之事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經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即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爲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聰明也。〔注〕王者至察也。○正義曰。云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者。此依王注義也。按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也。云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者。謂烝嘗以時。疏數合禮。是敬事宗廟也。既能敬宗廟。則不違犯天地之時。若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注〕君能至化理。○正義曰。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達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注〕事天至彰也。○正義曰。誠和也。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而降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章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注約諸文以釋之也。按此則神感至和。當爲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也。【補】謂烝嘗以時。烝。誤蒸。今據浦氏鏗改。樹木以時伐焉。伐。誤投。今據曾子正文及閩本監本毛本改。昆蟲未蟄。未。誤禾。今據禮記王制正文及閩本監本毛本改。正義曰。誠和也。誠。誤誠。今據監本毛本改。則神祇感其至和。閩本監本。祇作祇。校勘記案。祇訓敬。與神祇字別。而降福應。而誤不。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至誠感神。誠。誤誠。今據書大禹謨正文及毛本改。當爲至誠。誠。誤誠。今據毛本改。福。謂此章復言王者事天地爲孝。似與聖治章重複。此不然。聖治章。專言周公洛邑明堂。配天帝之事。此所引鑄京之詩。當是因洛邑大定之後。鑄京常行配上帝之祀。而通言成康以後也。故此詩不於聖治章引之。而於此引之也。明堂乃周所鑿名。此章祀天明。明字。卽緣明堂起義也。察說文。但曰覆審也。从宀祭聲。而未言其从祭之義。春秋繁露祭義。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尙書大傳訓同。可見察从祭。義生於祭。孝經言天地明察。察卽祭之義也。曾子天員篇。聖人爲天地主。家大人注。引孔檢討云。主祭主也。謂聖人之德。明察天地。故可爲祭之主。卽曾子傳孝經之義也。禮記中庸。察乎天地。言其上下察也。與孝經明察之義相近。非有悖理也。禮記哀公問。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注引孝經真康成義也。故雖天

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注〕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也。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宗廟致

敬。不忘親也。〔注〕言能敬事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注〕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修持其身。謹慎其行。恐

辱先祖而毀盛業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注〕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曰著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無所不通。〔注〕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志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故曰無所不通。〔音義〕事生者易。以

反。故重直用反。又直龍反。其文也。自事生字至。此本今無。孝悌大計反。之至。則重直龍反。來貢音亦。公弄反。自則字。至此本今無。〔補〕福謂禮記祭義正義。引鄭注曰。謂養老也。父謂君老

也。臧氏按。君為三字之說。廣至德章注。謂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此注當有兄謂五更也。一句。〔疏〕故雖至不通。○正義曰。故者。連上起下之辭。以上文云。事父孝。又云。事母孝。又云。長幼順。所以於此述尊父先兄之義。以及致敬與脩身之道。兼言鬼神之著。

孝弟之至。無所不通也。言王者雖貴為天子於天下。宗廟之中。必有所尊之者。謂天子有諸父也。必有所先之者。謂天子有諸兄也。宗廟致敬。是不忘其親。脩身慎行。是不辱其祖考。故能致敬於宗廟。則鬼神明著而歡享之。是明王有孝悌之至性。感通神明。則能光於四海。

無所不通。然諫爭兼有諸侯大夫。此章惟稱王者。言王能致應感。則諸侯已下。亦當自勉助也。〔注〕父謂至齒也。○正義曰。云父謂諸父。兄謂諸兄者。父之昆弟。曰伯父叔父。己之昆曰兄。其屬非一。故言諸也。詩曰。以速諸父。又曰。復我諸兄是也。云皆祖考之胤也者。按曲禮

曰。父死曰考。言父以上。通謂之祖考。胤嗣也。謂其廟未毀。其胤皆是王者之族親也。云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者。此依孔傳也。按詩序角弓。父兄刺幽王。蓋謂君之諸父諸兄也。古者天子祭畢。同姓則留之。謂與族人燕。故楚茨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畢歸賓

客之俎。同性則留與之燕。是天子燕族人也。又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則知燕族人。亦以尊卑爲列。齒於父兄之下也。〔注〕言能至親也。○正義曰。按禮記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是不忘親也。禮記大傳。稱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注〕天子至業也。○正義曰。云天子雖無上於天下者。此依王注也。禮記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謂普天之下。天子至尊也。云猶修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者。按禮記祭義云。父母既沒。慎行其身。是不辱先也。盛業謂先祖積德累功。而有天下之業。上言必有先也。先兄也。此言恐辱先也是先祖也。〔注〕事宗至著也。○正義曰。云祖考來格者。尙書益稷文。格至也。言事宗廟能恭敬。則祖考之神來格。詩曰。神保是格。報以介福。亦是言神之至。云享於克誠。故曰著也者。享於克誠。尙書太甲篇文。孔傳云。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謂祖考來格。享於克誠。皆昭著之義。上言宗廟致敬。則天子尊諸父。先諸兄。致敬祖考。不敢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屬也。舊注以爲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道元遠。難可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也。亦謂之神。按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注〕能敬至不通。○正義曰。云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者。敬宗廟爲孝。順長幼爲悌。此極孝悌之心也。云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者。言至性如此。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補】是不辱其祖考。辱誤忘。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然諫爭也。云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者。言至性如此。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兼有諸侯大夫。爭誤議。今據毛本改。謂與族人燕。燕誤

譌。下文並同。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校勘記案。燕乃宴之假借字。譌俗字。故楚茨詩曰。楚茨二字。誤作一其字。今據浦氏鏗所云。改。祖廟未毀。毀誤許。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此依王注也。王誤正。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禮記坊記云。記字脫。今補。坊作防。校勘記案。禮記作坊。坊乃防之別體。廣韻坊下注云。見禮。卽指此。今據此。及閩本監本毛本改。土無二王。土誤士。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積德累功。累誤素。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陰陽不測之謂神。潮誤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地曰祇。祇誤祇。今據閩本監本改。故曰祇也。祇誤祇。今據毛本改。

光於四海者言至性如此者言誤故曰今據浦氏鏗所云改福謂光於四海光卽橫字淮南子原道訓云夫道者橫之而彌於四海尚書光被四表漢書皆作橫被四表曾子大孝篇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盧僕射云衡猶橫也據此則衡橫光三字義皆同家人注釋云孝經又言無所不通又引詩文王有聲義皆與此同則彼光字爲橫字無疑古桃橫擴皆有橫而充之之義戴東原古士歷舉光橫相通之字尙讀孝經此句也福又謂四海卽周禮職方氏所服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也又按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二引援神契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病則致其憂顛顛頽消形求醫翼全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注)義取德教流行莫不被從化也

【音義】詩

云此大雅文王之什

莫不被皮奇反一本作章穆反本今作莫不服

【補】

義取德教流行義取誤旣爲今據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改莫不被義從化也被今本作敬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服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校勘記案

鄭注本則作被自石臺本改爲服諸本仍之福謂被義從化被從二字文義爲對自當據鄭注本之舊改正爲是

【疏】

詩云至不服○正義曰夫子述孝悌之行愛敬之美旣畢乃引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以贊美之自從也言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

不服之者以明無所不通詩文王有聲云鑄京辟雍自西而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則雍東北服對句爲韻而臯侃云先言西者此是周施德化從西起所以文王爲西伯又爲西鄰自西而東而紂恐非其西也(注)義取至化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德教流行則無不通服義從化卽無思不服言

【補】

以明無所不通通義道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詩文王有聲云誤作詩今文云浦氏鏗云今文二字衍文福謂浦氏所云固是但當作詩文王有聲云六字爲是德教流行諸本教化今依正誤改福

案曾子大孝篇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此篇所言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卽孝經此篇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之義也曾子引此詩卽與孝經孔子引此詩同也此詩言鑄京辟雍辟雍卽明堂因與東相韻故舍明堂而言辟雍此周公宗祀洛邑之後鑄京亦推言文王周公服四海也此孔子傳曾子大孝要道之顯據若云道傳一貫則虛妙難尋矣

事君章【疏】正義曰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感應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注）上謂君也進思盡忠（注）盡見於君則思盡忠節退思補過（注）君有過失則思補益將順其

美（注）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救其惡（注）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故上下能相親也（注）下以忠

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音義】上陳諫諍爭鬪之義畢欲見賢遍反已上進思盡津忍忠死君之難乃日

死字至此本今無退思補過古禍反補君子之事上也君諛孝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闕本監本毛本改福案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注引孝經注死君之難為盡忠臧氏引正義曰舊注章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今云

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按正義所據舊注皆鄭氏也此兼引章昭者蓋章與鄭同聖治章進退可度注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可證鄭注為人臣補身過也【疏】子曰至親也正義曰此明賢人君子之事

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己之職事則思補君之過失其於王化則當順行君之美道止正君之過惡如此則能君臣上下情志通協能相親也經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

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故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君子也（注）上謂君也正義曰此對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彼上謂凡在已上者此上惟指君故云上謂君也（注）進見至忠節正義曰此依章注也說文云忠敬也盡心曰忠字

詰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節操也言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忠誠也言臣常思盡其節操能致身授命也（注）君有至補益正義曰按舊注章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

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按左傳。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烝民。衣衾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衾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衾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爲勝。故易舊也。〔注〕將行至行之。○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按孔注。尙書大誓云。肅將天威。爲敬行天罰。是將訓爲行也。言君施政。有美。則當順而行之。〔注〕匡正也。救止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匡正釋言文也。馬融注論語云。救猶止也。云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者。尙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注〕下以至相親。○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書曰。居上克明。爲下克忠。是其義也。左傳曰。君義臣行。如此則能相親也。〔補〕而子下人也。子字脫。今據

王言也。斥誤作。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王之職有闕。闕誤缺。今據監本毛本改。尙書大誓云。閩本監本毛本作秦。校勘記案。當作大。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秦誓古文作大誓。臯氏曰。開元閒。衛包定今文。始作秦。今據校勘記作大。匡正釋言文也。言誤。今據爾雅改。汝無面從是也。而誤而。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爾雅釋言曰。將送也。廣雅釋言。詩。膠木。福履將之。箋。那。湯孫將之。箋。烈祖。我受命溥將。箋。皆云。將猶扶助也。又詩。無將。大車。箋云。將猶扶進也。以此數訓證孝經。將順其美之將字。最切。將順其美。謂君有美善。爲臣者必當扶助而進。送以成之也。說文。救止也。周禮地官。序官司救。注。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論語。八佾。女弗能救與。集解引馬注云。救猶止也。據此。則孝經匡救其惡。言止禁君之惡也。班固白虎通諸侯篇曰。臣對天子。亦爲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爲聘問。天子無恙。非爲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三國吳志。張昭傳。孫權嘗問衛尉嚴陵。寧念小時所聞書不。陵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陵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成以昭爲知所誦。舊唐書高宗本紀。貞觀五年。封晉王。七年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注)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為遠。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暫忘也。【音義】詩云。

此小雅魚藻之

什。隰桑

本亦

篇語。

中作忠。

心藏之【補】

中心藏之釋文云。本亦作忠。此正義本則作中。福案詩經亦作中。今當作中。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是。是中與忠同無疑。無日暫忘也。岳本暫作暫。案玉篇。暫與暫同。

【疏】

詩云至忘之。〇

正義曰。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已。乃引小雅隰桑之詩以結之。言忠臣事君。雖復有時離遠。不在君之左右。然其心之愛君。不謂為遠。中心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暫忘之。(注)遐遠至忘也。〇正義曰。云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為遠者。遐遠也。釋詁文。此釋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云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暫忘也者。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按檀弓說事君之禮云。左右就養有方。此則臣之事君。有常在左右之義也。若周公出征。管叔蔡叔召公聽訟於甘棠。是離左右也。【補】雖復有時離遠。遠誤達。

福案詩隰桑篇。鄭箋云。遐遠謂勤臧善也。禮記表記。引此詩。遐作瑕。鄭注云。瑕之言胡也。又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棫樸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不皆如言何不也。以此證禮記。瑕之言胡也。正合胡。即何。瑕胡何三字。為轉聲相通之字也。爾雅釋詁曰。謂動也。詩標有梅。迨其謂之。烝亦訓為動。據此。則遐不謂矣。卽是何不動矣。且與下文。何日忘之。之何字。語意相得。爾雅謂動也之訓。非專訓標有梅。亦訓此也。詩人必變何字為遐字者。此卽家大人所謂。義同字變之例。三百篇中。此例甚多。如進退維谷。谷卽穀之變也。鄭箋訓遐為遠。未解文同字變之例矣。家大人云。詩緜蠻。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謂之亦勤之也。否則與命字複。此益可證。此謂字當訓動矣。

孝經注疏卷九

喪親章【疏】

正義曰。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亡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矣。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注〕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哭不偯。〔注〕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注〕觸地無容。言不文。

〔注〕不爲文飾。服美不安。〔注〕不安美飾。故服緘麻。聞樂不樂。〔注〕悲哀在心。故不樂也。食旨不甘。〔注〕旨美也。不甘美味。故

疏食水飲。此哀慼之情也。〔注〕謂上六句。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注〕不食三日。

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注〕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

及賢者附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音義】**孝子之喪。如字。又息浪反。親也。死事未見。賢過反。

哭。苦谷反。不偯。於豈反。俗作哀非。說文作愆。云痛聲也。音同。言不文。文飾也。本或作聞非。不爲趨。七須反。字從蜀。行而張拱曰翔。室中不翔。楚俱反。疾步也。翔。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唯。維癸反。又而不

對也。去。羌呂反。文繡衣。於既反。七雷反。字或作緘同。並義俗作衰。色追反。非也。般也。自趨字至。此本今無。聞樂不樂。如音。洛。故不樂也。如音。洛。不嘗。如音。鹹。咸。酸。素丸反。禮

三年之喪。而食粥。之六反。又音育。謂朝一溢米。暮食無鹽醎。而食粥。一溢米自不啻至此本今無。此哀感七歷反之情。毀瘠情疾反。羸力為反。度色救反。一本作病。又或作慙。喪不

蘇郎。過三年示神志反。民不肖者企丘鼓反。而及之。賢者俯音甫。而就之。再期本又作非。音同。自而就之至此本今無。【補】故發此章。章誤事。今據石臺本岳本改。

勸記案正義曰。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闕未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此本作事非。哭不偯。陸氏云。偯俗作哀非。說文作慙。云痛聲也。音同。臧氏鑄堂云。說文無偯字。哀從口衣聲。依從人衣聲。依偯聲形皆相近。故誤。陸氏本作依。故云。說文作慙。音同。又云。俗作偯非。以偯爲依之俗寫也。今依既誤偯。因改偯作哀。然必不當有作哭不哀者。是可證哀爲偯之改。偯爲依之譌矣。福案偯慙二字。雖是加口於依字中。加心於依字下。其義一也。皆從依生義也。依者。尚書虞書。聲依永。律和聲。詩商頌。那。依我馨聲。其訓皆言依循樂聲。以和樂律。有抑揚委曲之義。故說文曰。依倚也。今說文雖無偯字。然偯字見於經傳者。不止此一處。禮記。閒傳三曲而偯。元。邢疏已引之矣。更有雜記。童子哭不偯。言童子不知禮節。但知遂聲直哭。不能知哭之當偯不當偯。故云。哭不偯。正與此處經文哭不偯同。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注。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以此二證推之。益可知孝子之哭。親悲痛急切之時。自是如童子嬰兒之哭。不偯。不作委曲之聲。且可見曾子蒼曾申之言。實受之孔子。卽孝經哭不偯之義也。所以開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說文云。慙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慙。此慙字之義。與偯同。說文所引孝經。當是衛宏傳許慎之真古文。孝經此偯字。臧氏鑄堂謂爲依之訛。亦非也。蓋偯實有其字。所以禮記曾兩見。非獨見於孝經。不得以不見於說文中。而不背於大經義理者。卽爲俗字。如此等字。皆是秦前古字。作慙作偯。皆从依。無不可也。故服縗。陸氏作縗字。或作衰。岳本同。校勘記云。此正義本則作縗。按縗正字。衰假借字。故疏食水飲。疏誤蔬。今據石臺本岳本闕本監本改。此哀感之情也。憾作慙。石臺本宋熙寧石刻岳本鄭注本。皆作慙。唐石經此處刑闕。校勘記云。證以下文。而哀感之。死事哀感。皆作慙。則此可知矣。案說文作憾。从心戚聲。戚假借字。憾俗字。今據說文改。慙不減性。減誤減。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闕本監本毛本改。釋文校勘記云。

般也。虛本作服酸，食無鹽酸。虛本注文酸作豉是也。而食粥，又音育。葉本育字空闕。虛本虛作瘠。福案文選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孝經注毀瘠羸瘦。孝子有之。

【疏】

子曰至終也。○正義曰：此夫子述喪親之義言孝子之喪親，哭以氣竭而止，不有餘

儀之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則言，不爲文飾。服美不以爲安，開樂不以爲樂，假食美味，不以爲甘。此上六事，皆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者，聖人設教，無以親死多日不食，傷及生人。雖卽毀瘠，不令至於殞滅性命。此聖人所制喪禮之政也。又服喪不過三年，

示民有終畢之限也。○注：生事至此事。○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生事謂上十七章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注：氣竭至委曲。○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禮記問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

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注：觸地無容。○正義曰：此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在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注：不爲文飾。○正義曰：按喪服

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元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感，不爲文飾也。○注：不安至縗麻。○正義曰：案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女

安乎？美飾謂錦繡之類也。故禮記問喪云：身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爲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縗，當心以麤布，長六寸，廣四寸，麻爲腰經，首經俱以麻爲之。經之言摧也。經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韋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卽位。

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但定位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也。○注：悲哀至樂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爲樂也。○注：旨美至水飲。○正義曰：旨，美經傳常訓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爲甘，故問喪云：口不甘味，是不

甘美味也。問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是蔬食水飲也。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爲食旨。故宜不甘也。○注：不食至殞滅。○正義曰：經云：三日而食，毀不滅性。注言不食三日，卽三日不食也。云：哀毀過情者，是毀瘠過度也。言三日不

食，及毀瘠過度，因此二者，有致危亡，皆虧孝行之道。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問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稱三日而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云：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者，曲禮云：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又曰：

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也。〔注〕三年至限也。○正義曰。云三年之喪。天下違禮者。此依鄭注也。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違喪也。鄭元云。違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改喪爲禮耳。云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者。案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禮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也。注引彼二文。欲舉中爲節也。起踵曰企。俛首曰俯。云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驕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

【補】

示民有終畢之限也。限誤終。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又曰。大功之哭。又誤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哀之至也。至誤亡。今據毛本改。麻謂腰經首經。謂誤爲。今據正誤改。但定位初喪。定位二字誤倒。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孝子不以爲甘。甘誤耳。今據

閩本監本毛本改。蔬食水飲。蔬誤疏。今據毛本改。毀不滅性。性誤往。傷腎乾肝焦肺。腎誤賢。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由夫誤申天。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天下之通喪也。通誤達。今據論語改。福案哭不僨。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指既葬之後。二十七月之中也。若謂是初喪時。本應哀痛之極。又何慮僨容文安樂甘乎。下文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方是指初喪之時。此性字。卽家大人性命古訓中性。卽卽命卽性之說。此孝經謂本當哀毀。若至於滅性。則仍爲不孝。聖人之言。性字如俗語所云。生命也。滅性則傷生短命也。性卽孟子所云。口鼻耳目四肢也。非指靈明之空理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孝經此章亦以性情二字。連及言之。曰。此哀憾之情也。可見情非哀憾一端。而皆出於性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注〕周尸爲棺。周棺爲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陳其簠簋而哀感之。〔注〕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

哀感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注〕男踊女擗。祖載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注〕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爲

之宗廟以鬼享之。〔注〕立廟耐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注〕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

也。**【音義】**爲之棺音棺，柳音柳，衣衾其蔭反，而舉之音丹，衾謂單音丹一本作，可以元苦浪反，尸而起也。自謂單字至陳其

篋音音軌，簠音音，俱祭器名，擗婢亦反，踊音踊，哭泣起及反，啼號戶高反，竭情也。自啼字至卜其宅兆兆卦也字書皆作，而安厝之。七故反

亦作措。爲之宗廟字亦，以鬼享之。許丈反，又無遺織息廉反也。尋繹音，天經地義音，究音，竟人情也。行下孟反，畢孝成。

自無遺字至。此本今無。**【補】**爲之棺槨槨作擗，校勘記案，槨正字，柳俗字。今據此改。舉謂舉屍內於棺也。屍岳本作尸。校勘記案，屍正字。經傳多作尸。同音假借也。擗，踴哭泣，踴作踊。今據石臺本改。注同。案李善注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引孝經曰：擗踴哭泣。卜

其宅兆而安厝之。厝，誤措。今據儀禮士喪禮，引孝經此文作厝。改。校勘記案，此正義本，則作措字。厝措義別，而古多通用。立廟耐祖之後，耐誤耐。今據監本改。釋文校勘記云：卜其宅兆，字書皆作塊。廣雅云：塊，葬地。按一本雅誤作韻，而安厝之。七故反。葉本故誤改。福案詩清

廟正義，引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又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五，引鄭注云：四時變易，物有成熟，將欲食之，先薦先祖，念之若生，不忘親也。臧氏以此二則次于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之下，非鄭

注也。**【疏】**爲之至思之。○正義曰：此言送終之禮。及三年之後，宗廟祭祀之事也。言孝子送終，須爲棺槨衣衾也。大斂之時，則用衾而舉也。尸內於棺中，也。陳設簠簋之奠，而加哀戚。葬則男踊女擗，哭泣哀號，以送之。親既長，依丘壟，故卜選宅兆之地，而安置之。既葬

之後，則爲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三年之後，感念於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注〕周尸至棺也。○正義曰：云周尸爲棺，周棺爲槨者，此依鄭注也。檀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注約彼文，故言周尸爲棺，周

棺爲樟。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樟之言席。謂開扉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案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鬻。則虞夏之時。棺槨之初也。云衣謂斂衣也。衾被也。舉謂尸內於棺也者。此依孔傳也。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朝祭之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斂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禪衽也。喪大記云。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元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棺槨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棺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槨棺一。梓棺二。最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牛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槨棺厚四寸。謂之梓棺。言漆之。號號然。前三物爲二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梓棺。止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唯大棺六寸。庶人卽棺四寸。案檀弓云。柏槨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是也。〔注〕。簠簋至感也。○正義曰。云簠簋祭器也者。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用簠簋。實之陳之。是簠簋爲祭器也。故鄭元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梁器云。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者。下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又案陳簠簋在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感也。〔注〕。男踊至送之。○正義曰。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慙。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髻擊心。踊踊。殷殷。田田。如墮。蹶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辭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辭。是互文也。云祖載送之者。案既夕禮。柩車遷祖。實明設遷祖。冥日側徹之。乃載。鄭注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又云。商視柩。及陳器訖。乃祖。注云。還柩。鄉外爲行始。又檀弓云。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祖載送之之義也。〔注〕。宅葬至下之。○正義曰。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者。此依孔傳也。案士喪禮。窆宅。鄭云。宅葬居也。詩云。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謂冢。

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案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云葬事大故卜之者此依鄭注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注〕立廟至享之。○正義曰立廟者即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有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祧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故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耐祖謂以亡者之神耐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耐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耐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及庶人也。〔注〕寒暑至思也。○正義曰案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補】須爲棺槨衣衾也。衣誤存今據校勘記改不使土侵棺也。土誤二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布紵二衾紵誤給今據監本毛本改。謂水兕革棺革誤養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櫛棺一櫛誤地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次外兕牛皮牛

誤生今據正誤改。言漆之髤髤然髤髤作梓梓今據監本毛本改。柏槨以端長六尺柏槨作栢槨今據毛本及檀弓改。是蓋蓋爲祭器也。祭字脫今據正誤補。盛黍稷稻粱梁誤梁今據監本毛本改。慍悞之心悞誤但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故祖而歸之祖誤祖歸誤誦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曾子弔於負夏弔誤弟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周禮家人冢誤家今據周禮改。諸侯立五廟立字脫今據正誤補。周還出戶下脫去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十三字今據禮記補。明日耐於祖父於字脫今據正誤補。如將見之是也。也誤之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福案今世俗皆有棺無槨但今葬法用灰隔比古人爲堅讓槨木之尺寸與石灰隔更善矣。又今棺不用皮束而用釘首大後小漢以前棺則正長方首後皆如一用釘何以明之宋板列女傳圖乃本於漢畫圖中柳下惠張湯二棺皆正長方形棺蓋周圍凡十二釘。又案公羊文公二年傳何休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寸徐彥疏曰昔孝經說文也。卿大夫以下正禮無之故不言之。又案周禮舍人正注云方曰董圖曰蓋說文云董黍稷圖器也。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云今日驗諸器知董多

方而亦有圓者。知蓋多圓而亦有方者。許鄭之說可並存也。禮記問喪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卽引孝經也。并引以鬼享之矣。莊子又何厝心釋文云厝本作措。措語則民無所措手足。皇疏措猶置立也。又案厝措二字古通。皆訓爲置。可見孝經而安厝之。卽而安厝之。安厝卽安葬。非如今人謂浮殯爲厝也。福外舅許氏周生先生云。唐虞廟制書缺有閒。夏五版六。緯書未可信。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疏略可考見。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于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此蓋謂古天子亦五廟也。詳見鑑止水齋集。

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注）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疏】生事至終矣。正義曰。此合請

死生之義。言親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感。生民之宗本盡矣。死生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有此義。（注）愛敬至之情。○正義曰。云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者。愛敬是孝行之始也。哀感是孝行之終也。云備陳死生之義。以

盡孝子之情者。言孝子之情無所不盡也。【補】生死之義理備矣。生字脫。今據正。誤補。孝行之始終也者。始終二字。誤倒。校勘記案。當作始終。今據此。改。福

案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孟子萬章篇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後漢書陳寵傳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宋王氏困學紀聞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贊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此書道光九年刊于滇。字蹟不整齊。數年以來。仲兄又少有增訂之處。十四年。兄屬孔厚。再刊于滇。季弟孔厚識。

